

## 再論閩南、閩東指稱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 ——兼為吳守禮教授諸母、丈夫說補證<sup>\*</sup>

杜佳倫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吳守禮（1956）所提出閩語男女性別稱呼可能來自漢語詞「諸母」、「丈夫」的說法，極具啟發性；本文採用歷史比較的觀點與方法，為之進行歷史音韻的補充論證。透過跨方言的音讀對應規則、閩語韻讀層次的系統性分析，本文論證閩南指稱女性的「tsa1 bɔ2」一詞應聯繫為漢語詞「諸母」，閩東北片亦然，閩東南片則普遍使用「諸孃」一詞；而閩東指稱男性一致使用「丈夫」一詞，閩南漳平、龍巖亦然；不過，閩南中心方言點「ta1 pɔ1/ tsa1 pɔ1」一詞之第二音節雖可嚴整聯繫為漢語詞「夫」，但第一音節今讀為「ta1/ tsa1」無法視為「丈」的同源語詞，該語詞恐怕經歷特殊的類推變異或接觸變異。

關鍵詞：閩語、女性、男性、同源詞、方言比較

---

<sup>\*</sup> 本文的發想起自博士班的學期報告，歷經多年的撰寫、補充與修改。感謝當年方言本字研究課程楊秀芳老師的指導與鼓勵，以及這段期間曾經提供寫作意見的良師益友。本文初稿在 2015 年 11 月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第十二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口頭發表，獲得與會前輩學者有益的建議，在此致謝；更要感謝《台灣語文研究》三位審查委員細心的審閱，提出諸多批評與指正，使本文得以進行不同角度的思索，研究成果更趨完善。

## 1. 前言

根據《閩語研究》(陳章太、李如龍 1991: 104) 著錄, 閩南、閩東各地指稱男性、女性的語詞大致如下:<sup>1</sup> (1) 閩南廈門、泉州、漳州稱呼女性為 *tsa1 bɔ2*,<sup>2</sup> 該語詞俗寫為「查某」; 稱呼男性為 *ta1 pɔ1*, 台灣閩南語今則多讀為 *tsa1 pɔ1*, 一般俗寫為「查埔」。(2) 閩東福州稱呼女性為 *tsy1 nøyŋ5*, 該語詞一般寫為「諸娘」; 寧德另有 *tsɔ(m)3 mu2* 一詞, 俗寫為「做母」; 閩東各地稱呼男性一致為「丈夫」, 福州讀為 *touŋ7 muo1*。(3) 介於閩南、閩東之間的莆田方言, 稱呼女性為 *liŋ2 nieu5*, 該語詞寫為「孀娘」; 稱呼男性亦為 *ta1 pɔu1*, 此與閩南方言使用同源語詞。閩南「查某」、「查埔」乃完全依據讀音寫下的假借字, 「查」、「某」、「埔」都跟「男女性別」沒有語義上直接的關聯性; 「丈夫」雖在語義上明確指稱「男性」, 但是就方言音韻來看, 閩南 *ta1 pɔ1* 的「*ta1*」似乎無法直接聯繫為漢語詞「丈」, 還需要進一步探究其音讀變異的問題; 而閩東「諸娘」、「做母」等語詞與閩南「查某」之間的歷史音義關係, 更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關於閩語指稱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 數十年來已經有諸多學者提出豐富的論點(參見第二節); 然而, 較少運用方言比較方法進行分析與討論。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 本文採用歷史比較的觀點與方法, 再度討論閩南、閩東稱呼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問題, 我們將擴大比較閩南、閩東各地指稱「女性」、「男性」的語詞及其音讀表現, 先從音韻部分著手, 透過方言的音讀對應規則、閩語韻讀層次的系統性分析, 探析閩南、閩東稱呼「女性」、「男性」的讀所應聯繫的漢語詞來源, 並且探討古文獻中相關語詞的語義發展及其用法,

<sup>1</sup> 閩北稱呼女性的語詞一致寫為「阿娘」, 建陽讀為 *aiŋ1 niɔŋ5*; 稱呼男性多使用「男人」一詞, 建陽讀為 *nan5 noiŋ5*。由於閩北方言稱呼男女性別的語詞, 與閩南、閩東相去較遠, 因此本文未將閩北方言納入比較, 僅討論閩南、閩東該語詞的語源關係。

<sup>2</sup> 本文聲調標記符號為: 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上-6、陽去-7、陽入-8。一般閩語陽上調多與陽去調合流, 這時以「陽去-7」統稱; 泉州方言陽上調獨立, 而陰去調與陽去合流, 這時以「陰去-3」統稱去聲調; 潮州方言則是八個聲調各自獨立。

據以檢證該語詞的歷史來源與發展演變。<sup>3</sup>以下第二節簡要介紹先前專家學者提出的論點與研究成果，並檢討各論點的問題與困難，從而提出本文的研究觀點與析論方法；第三、四節兼從方言音韻對應關係及語義發展脈絡，分別探討閩語各地指稱女性、男性之語詞的歷史來源與音義演變；第五節總結本文重要的研究成果。

## 2. 學者相關研究與檢討

### 2.1 古漢語歷史來源的討論與檢討

對於閩語指稱女性及男性的語詞意義與歷史來源，數十年來諸多學者已提出相當豐富的分析與討論（吳守禮 1956，周法高 1961，黃敬安 1984，李新魁、林倫倫 1992……），其中吳守禮（1956）蒐集大量方言文獻資料，多方檢討若干語詞寫法與歷史來源，深具啟發性。綜合該文的論述與檢討過程，吳守禮個人的看法為：閩南語指稱女性的語詞來源應為「諸母」；而指稱男性的語詞來源則有兩種看法：一是來自「諸父」，一是來自「丈夫」。

周法高（1961）在吳守禮一系列的討論基礎之上，提出相當關鍵的檢討與批評。該文點明探究語源的方法與觀點：

1. 本字研究不僅僅是討論方言某語詞應當用什麼字來寫，更重要的觀念是「現代方言某語詞可能由古代漢語中某語詞演變而來」。
2. 現代方言某語詞相當於古代漢語中某語詞，最可靠的根據是音義方面的切合，其中音韻部分指的是「音韻地位相當」而非「音值相當」。

如周文所言，同源語詞的音韻關係必須建立在「音韻地位相當」而非「音值

<sup>3</sup> 本文於閩語各次方言區選取的方言點及主要參考語料如下：

閩南：廈門（周長楫 1998）、泉州（林連通 1993）、漳州（林寶卿 1992，馬重奇 1993）、潮州（蔡俊明 1976）、漳平（張振興 1992）、龍巖（郭啟熹 2009）。

閩東（林寒生 2002）：福州（馮愛珍 1998，陳澤平 1998）、馬祖（杜佳倫 2006）、福清（馮愛珍 1993）、寧德（《寧德市志》1995）、柘榮（《柘榮縣志》1995）、福安（《福安市志》1999）、福鼎（《福鼎縣志》2003、秋谷裕幸 2010）。

莆仙：莆田（《莆田縣志》1994）、仙遊（李如龍 2001）。

相當」；也就是說，我們不宜只根據龍巖方言女性稱呼的第一音節 (tsiu) 讀法與「諸」字的中古擬音相近，便認為「諸」即是該語詞的漢語同源詞；也不能僅根據閩南方言男女稱呼的第二音節聲母相對關係 (p : b)，相近於「父：母」的中古聲母相對關係 (b : m)，便認為「父、母」即是該語詞的漢語同源詞。

所謂「音韻地位相當」乃必須經過嚴整的音韻規則分析，以較多量的語詞音讀對應來建立古今歷史音韻的演變規則，據以論證古漢語某語詞在今日方言的規則讀法，例如：龍巖方言女性稱呼的第一音節為「tsiu3」，<sup>4</sup>而漢語詞「諸」在中古歸屬章母魚韻平聲，我們必須先建立聲母、韻母、聲調三項歷史演變規則：(1) 龍巖方言將中古章母今讀為 ts- (細音韻母條件下實際音值為[tc])、(2) 龍巖方言將中古魚韻今讀為 -iu、(3) 龍巖方言將中古清聲母平聲調今讀為陰去調，如此才能確定方言語詞「tsiu3」與漢語詞「諸」確實符合歷史音韻對應關係；根據龍巖方言的語料 (郭啟熹 2009) 來看，第 (1) 規則沒有太大問題，但第 (2)、(3) 規則不容易建立：韻讀部分，中古魚韻語詞在龍巖方言的規則韻讀為 -i，例如「豬女煮鼠書去魚」等，極少數讀為 -iu 者均為莊系文讀語詞，例如「助楚礎」，而「諸」非莊系字，又女性稱呼非文讀語詞；聲調部分，龍巖方言乃將中古清聲母平聲調一律讀為陰平調而非陰去調。據此，龍巖方言女性稱呼的第一音節「tsiu3」無法嚴整對應於古漢語詞「諸」。<sup>5</sup>

吳文對閩語指稱女性及男性之語詞來源進行多方討論，在文獻考察上十分細密詳實，「諸母」、「諸父」、「丈夫」等語詞的提出，極具啟發性。這些古代漢語詞是否在歷史音韻規則上完全無法對應於閩南方言的「tsa1 bɔ2」、「ta1 pɔ1/tsa1 pɔ1」？本文將運用歷史比較方法來補充檢證：閩南方言的「tsa1 bɔ2」在歷史音韻規則上十分嚴整對應於古漢語詞「諸母」，且閩東北片方言

<sup>4</sup> 吳守禮 (1956) 文中只記錄聲母與韻母為「tsiu」，並未標示聲調；本文查閱《閩語研究》(陳章太、李如龍 1991: 104) 著錄龍巖方言女性稱呼為「tsiu3 laŋ5」，第一音節聲調為陰去調。

<sup>5</sup> 本文認為龍巖方言指稱女性的語詞來源還是「諸母」，而此第一音節「tsiu3」非來自於「諸」，而是「諸母」的合音語詞。參見下文討論。

也使用同源語詞「tsy1 muo2/tsɔ3 mu2」；而閩東方言「toun7 muo1 (<p-)」在歷史音韻規則上乃嚴整對應於古漢語詞「丈夫」，閩南方言「ta1 pɔ1」的第二音節聯繫為漢語詞「夫」也沒有問題，但第一音節恐怕不能視為「丈」的同源語詞，而需由非漢語的接觸變異、類推變異另行討論。

周法高(1961)針對吳守禮(1956)認為閩南方言男女稱呼來自「諸母」、「諸父」的說法，具體提出以下三點音韻問題：

1. 語源上，「諸(tsu1)」、「者(tsia2)」雖有密切關係，但兩者音近卻不相同，兩者與「tsa1」都不完全相合。
2. 「父(hu7)、夫(hu1)」與「pɔ1」都不完全相合。
3. 「bɔ2」在音韻上不合於「婦」，與「姥」最相合。周文認為推求語源不必求之渺茫無稽的上古，因此建議採用「姥」，而不需用「母」。

第一點「者」為上聲字，確實聲調上不合於「tsa1」為陰平調的今讀表現；至於「諸」，就已知的歷史音韻規則來看似乎韻讀不合，但本文藉由閩語多重層次異讀的分析結果，釐清一條以往不被注意的歷史音韻規則：上古魚部入聲韻語詞、陽部陽聲韻語詞在閩南語上古層的規則韻讀為-aʔ、-ã，相應的魚部陰聲韻應讀為-a，據以論證「諸」在音讀上可合理對應於「tsa1」(參見 3.1.1.1 節)。第二點「父」為全濁上聲字，聲調上確實也不合於「pɔ1」為陰平調的今讀表現；至於「夫」，本文將從白讀層的歷史音韻規則論證「pɔ1」在聲、韻、調三方面完全相合於「夫」(參見 4.1 節)。第三點「婦」為全濁上聲字，閩語將古全濁上聲歸讀為陽上調或陽去調，「bɔ2」今讀為陰上調，確實不合於「婦」的聲調規則讀法；至於「姥」，就已知的歷史音韻規則來看，聲、韻、調三方面嚴整對應於「bɔ2」，但本文藉由閩語多重層次異讀的分析，以及同族語詞的觀點，論證「母」在音讀上也可以合理對應於「bɔ2」，且「母、姥」乃為同族語詞，具有音義衍生關係(參見 3.1.2 節)，採用「諸母」一詞更能切合文獻記錄與語詞本源。

除了上述三點，本文也針對吳守禮(1956)對於「丈夫」一詞的音韻討論提出以下問題：

4. 「*ta1/ tsa1*」在音韻上不合於「丈」，吳文以太原方言、溫州方言鼻音韻尾失落現象來論證閩南方言「*tsa1*」乃來自漢語詞「丈」失去鼻音韻尾；外部證據較為薄弱，應在閩語內部尋求更堅實的音變證據，或者考慮其他可能來源（參見 4.2 節）。

此外，上述諸多分析與討論僅限於閩南方言某地區（或台灣、或泉漳、或潮汕）該語詞的音韻表現，較著重單一方言的古今音韻演變規則，未從「方言比較」的觀點進行更深入的歷史討論。本文認為方言語詞來源研究屬歷史語言學研究範疇，可以分為兩類情況：一是來自古漢語且由親屬語言共同承繼的「同源詞」，如閩南語的 *bak8 tsiu1* 與客家話 *muk8 tsu1* 同樣聯繫為漢語詞「目珠」，可透過方言比較建立方言間的音義對當，以及古今音義的歷史演變規則，從而論證三者的同源關係；二是來自非漢語移入的「借詞」，此類語詞視其移借時間長短，若借入時間較久而被後來分化的子代語言承繼，則該語詞也會在子代語言之間形成音義對當，如閩語指稱兒子的「囡」乃借自南亞語系 (Norman & Mei 1976)，該語詞借入閩語的時間階段較早，且為閩語各次方言共同承繼，我們還是可以透過方言比較建立次方言間的音讀對當規則，從而推論該語詞被移借時閩地接受的原始音讀；然而，若借入時間短淺、僅發生在個別次方言，那便無法形成次方言之間嚴整的音讀對當規則，我們可透過方言比較所得的參差對應，進而討論該語詞被移借的時空範圍。據此，本文採用歷史比較的觀點與分析方法，尤其重視閩南、閩東方言的音韻比較，以呈現嚴整或是參差不等的音讀對當關係，從而論證該語詞的歷史來源。

## 2.2 非漢語歷史來源的討論與檢討

董忠司(1993)在前述諸多分析與討論的基礎之上，別有創見地提出「*ta1/ tsa1*」乃來自古閩越語親屬稱謂的詞頭遺跡，該文將稱呼男性、女性的「*ta1 pɔ1*」、「*tsa1 bɔ2*」與稱呼公公、婆婆的「*ta1 kuã1*」、「*ta1 ke1*」一同討論，並列舉壯侗語族武鳴壯語若干親屬稱謂為重要例證。吳守禮(1998: 279-280)認為董文開風氣之先，十分同意應該注意閩越民族對漢語方言的滲透與影響。然而，來自非漢語接觸影響的語言成分著實不容易辨析與論證。

根據《壯語方言研究》(張均如等 1999: 366), 壯語若干方言有以下三種詞頭值得注意:

1. ta<sup>6</sup>-為稱呼同輩或小輩青少年女性的詞頭。  
例如: ta<sup>6</sup> nuəŋ<sup>4</sup> 妹妹、ta<sup>6</sup> la:n<sup>1</sup> 孫女、ta<sup>6</sup> sa:m<sup>1</sup> 三妹。
2. tak<sup>8</sup>-為稱呼同輩或小輩青少年男性的詞頭。  
例如: tak<sup>8</sup> nuəŋ<sup>4</sup> 弟弟、tak<sup>8</sup> la:n<sup>1</sup> 孫兒、tak<sup>8</sup> sa:m<sup>1</sup> 三弟。
3. ta<sup>4</sup>-為稱呼長輩親戚的詞頭。  
例如: ta<sup>4</sup> koŋ<sup>1</sup> 祖父、ta<sup>4</sup> luŋ<sup>2</sup> 伯父、ta<sup>4</sup> po<sup>6</sup> 父親、ta<sup>4</sup> me<sup>6</sup> 母親。

單從閩南方言「ta1 pɔ1 (男性)」、「tsa1 bɔ2 (女性)」、「ta1 kuā1 (公公)」、「ta1 ke1 (婆婆)」等稱謂來看, 第一音節確實相近於壯語的三套詞頭; 惟女性稱呼「tsa1 bɔ2」第一音節為「tsa1」而非「ta1」。進一步比較閩南方言、閩東方言稱呼男性、女性、公公、婆婆等四項語詞之第一音節的音讀對應關係, 如表一。

表一 閩南、閩東稱呼男性、女性、公公、婆婆之詞頭音讀對應關係

	泉州	漳州	潮汕	福州	寧德	柘榮
男性	ta1 pɔ1	ta1 pɔ1/ tsa1 pɔ1	ta1 pou1	touŋ7 muo1 ( <p- )	tɔŋ7 mu1 ( <p- )	tʰyɔŋ7 muo1 ( <p- )
A1	ta1	ta1/(tsa1)	ta1	—	—	—
A2	—	—	—	touŋ7	tɔŋ7	tʰyɔŋ7
女性	tsa1 bɔ2	tsa1 bɔ2	tsa1 bou2	—	tsɔ3 mu2	tsy1 muo2
B	tsa1	tsa1	tsa1	—	(tsɔ3)	tsy1
公公	ta1 kuā1	ta1 kuā1 / tua7 kuā1	tua7 kuā1	lau7 uaŋ1 ( <k- )	tie1 uaŋ1 ( <k- )	—
C1	ta1	ta1	—	—	tie1	—
C2	—	tua7	tua7	(lau7) <sup>a</sup>	—	—
婆婆	ta1 ke1	ta1 ke1 / tua7 ke1	tua7 ke1	tai7 a1 ( <k- )	tie1 ma2	—
D1	ta1	ta1	—	—	tie1	—
D2	—	tua7	tua7	tai7	—	—

<sup>a</sup> 福州稱呼公公為「lau7 uaŋ1 (<k-)」, 第一音節顯然與其他方言使用不同詞頭, 暫不納入討論。

1. 公婆稱謂詞的第一音節在閩南、閩東各地形成相當一致的方言對當關係，依據聲調讀法可分為兩類：一是陰平調者在閩南泉州、漳州及閩東寧德形成「ta1-ta1-tie1」的音讀對應（C1、D1）；二是陽去調者在閩南漳州、潮汕及閩東福州形成「tua7-tua7-tai7」的音讀對應（C2、D2）。第二類音讀對應關係可合理聯繫為漢語詞「大」，以之做為對夫家父母尊稱的詞頭，在語義上也十分契合；而第一類音讀對應關係乃密切相應於上述壯語稱呼長輩親戚的詞頭 ta<sup>4</sup>-，將之視為古閩越語的詞頭遺跡確實相當有可能。
2. 藉由方言之間的音讀對應關係會發現：女性稱謂之第一音節的音讀對應關係(B)，以及閩東方言男性稱謂之第一音節的音讀對應關係(A2)，乃不同於公婆稱謂之第一音節的音讀對應關係（C、D），甚至男性稱謂第一音節與女性稱謂第一音節亦不相同，最關鍵的差異處有以下兩點：
  - (1) 女性稱謂之第一音節的聲母，在閩南、閩東北片各地形成一致的方言對當規則，均為舌尖塞擦音聲母（ts-），此顯然不同於 A、C、D；據此，本文認為女性稱謂之第一音節的歷史來源應與男性、公婆稱謂截然不同。是否可能相應於前述壯語稱呼同輩或小輩青少年女性的詞頭 ta<sup>6</sup>-？董文引用許成章(1992)《臺灣漢語辭典》認為「tsa1 bo2」乃由「ta1 bo2」變化而來；然而，查詢閩南各地方言均無將女性稱呼第一音節讀為「ta1」者，<sup>6</sup>根據較早的《廈英大辭典》(Douglas 1873) 以及吳守禮(1956)的記錄，閩南各地方言女性稱呼第一音節均為「tsa1」，而明清戲文中也多寫為「查厶」，由此可見明清時期閩南方言該語詞第一音節即為「tsa1」。而壯侗語言的聲母系統有一大特色乃缺乏塞擦音聲母，武鳴壯語音系便是無任何塞擦音(張均如等 1999: 16, 50-51)；據此來看，閩語女性稱謂之第一音節在音讀表現上恐怕無法對應於壯語詞頭 ta<sup>6</sup>-。

<sup>6</sup> 海口閩語稱呼女性為「ta33 vou213」、稱呼男性為「ta33 ?bou24」，女性稱謂第一音節聲母今讀雖為 t-，但此乃海南地區閩語受到當地壯侗語言的接觸影響，聲母系統發生一連串鏈移變化：「t > ?d-」、「ts > t/\_a, o, e」、「s > t」、「ts<sup>h</sup> > s」；使得海南閩語的聲母系統今讀面貌迥異於其他閩語方言。據此，其女性稱呼第一音節可反推原來聲母音讀應為塞擦音 ts-。

(2) 男性稱謂之第一音節，依據聲調讀法也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陰平調者在閩南各地形成「**ta1-ta1(tsa1)-ta1**」的音讀對應(A1)；二是陽去調者在閩東各地形成「**touŋ7-təŋ7-thyøŋ7**」的音讀對應(A2)；第一類音讀對應關係與公婆稱謂之第一音節十分相近；而第二類音讀對應關係的聲調(陽去調)及韻讀表現(鼻音韻尾)則完全不同於C、D。據此，本文認為男性稱謂之第一音節的第二類歷史來源應與公婆稱謂不同，其音讀上可以合理聯繫為漢語詞「丈」；至於第一類音讀對應關係乃相近於上述壯語稱呼同輩或小輩青少年男性的詞頭**tak<sup>8</sup>**，將之視為古閩越語的詞頭遺跡也不無可能，但其音讀、語法功能的變異問題需要再詳細探究(參見4.2節)。

在先前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本文提出若干反思，因而採用方言比較的觀點與分析方法，重新討論閩南、閩東指稱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尤其重視閩南、閩東方言的音韻比較，以呈現嚴整或是參差不等的音讀對當關係，從而論證該語詞的歷史來源。我們認為吳守禮(1956)所提出「諸母」、「丈夫」的古漢語同源詞極具啟發性，董忠司(1993)所提出古閩越語的詞頭遺跡也是值得注意的探究方向，本文將運用嚴謹的歷史語言學方法來重新檢證閩語與古漢語之間該兩項語詞的同源關係，以及閩南中心方言男性稱謂第一音節「**ta1/tsa1**」的特殊變異，並且也論及閩東方言另一項女性稱謂詞應聯繫為「諸孃」。

### 3. 閩南、閩東指稱「女性」的語詞

閩南、閩東各地指稱「女性」的語詞音讀如表二，進一步依據其音讀表現，各地指稱女性的語詞可分為兩種類型，如表三所示：一是「**TS+M**」類型、二是「**TS+N**」類型，下面分別就這兩種類型，從其語音對應關係及語義發展脈絡來探討該語詞的歷史來源。

表二 閩南、閩東各地指稱女性的語詞音讀表

		女性
閩南	廈門	tsa1 bɔ2 / tsu1 niũ5 laŋ5
	泉州	tsa1 bɔ2/ tsu1 niũ5 <sup>a</sup>
	漳州	tsa1 bɔ2
	潮州	tsa1 bou2 / tsə1 nið5
	漳平	tsa1 bou2
	龍巖	tsiu3 laŋ5
閩東	福州	tsy1 nuoŋ5 / tsy1 nəŋ5 nuoŋ5
	馬祖	tsy1 nyoŋ5 / tsøy1 nyoŋ5 / tsy1 nəŋ5 nyoŋ5
	福清	tsy1 nəŋ5 / tsy1 nəŋ5 nəŋ5
	寧德	tsɔ3 mu2 <sup>b</sup>
	柘榮	tsy1 muo2 nəŋ5
	福安	tsi1 nioŋ5 nəŋ5
	福鼎	tsu(ŋ)1 muo2 nəŋ5 <sup>c</sup>

<sup>a</sup> 泉州市方言志（林連通 1993）中沒有收錄「tsu1 niũ5」一詞，今根據南安市方言志（李如龍 2001）補入。

<sup>b</sup> 寧德稱呼女性的語詞音讀有三筆記錄：（1）tsɔm3 mu2（陳章太、李如龍 1991）；（2）tso3 mu2（《寧德市志》1995）；（3）tsɔŋ3 mu2（林寒生 2002）。根據方言比較，第（1）、（3）筆記錄第一音節的鼻韻尾（-m/-ŋ）應是受到第二音節的鼻聲母逆同化影響而增生；而第（2）筆記錄主要元音標寫為-o 有問題，因為寧德韻讀-o 只限於上聲條件，例如「補普妥主果火」等（《寧德市志》1995: 939-940），這類語詞在其他閩東方言一律讀為-uo，方言比較顯示寧德發生歷時性高化韻變，非上聲條件下「uo > u」、上聲條件下「uo > o」。據此，「tso3 mu2」的記錄應該有誤，陰去調條件下不會讀為-o。本文依據陳章太、李如龍（1991）及林寒生（2002）對該語詞第一音節主要元音的記錄，將該語詞音讀修正為「tsɔ3 mu2」，第一音節正與「做」音讀完全相同，故各種語料詞彙表中均依音寫為「做母」或「作母」。

<sup>c</sup> 《福鼎縣志》（2003）記錄為「tsu1 muo2」，此根據秋谷裕幸（2010）記錄為「tsuŋ1[44→33] muo2[45→35] nəŋ5[51]」。

表三 指稱女性的語詞音讀類型

	閩南	閩東	
1. TS+M	tʂa1 bə2 (廈泉漳) tʂa1 bou2 (潮/漳平) 【tʂiu3 laŋ5 (龍)】 <sup>a</sup>	tʂə3 mu2 (寧) tʂy1 muo2 nœŋ5 (柘) tʂuŋ1 muo2 neŋ5 (鼎)	
2. TS+N	tʂu1 niũ5 (廈) tʂu1 niũ5 (南安) tʂə1 niō5 (潮)	tʂy1 nuoŋ5 (福) tʂy1 nyoŋ5 (馬) tʂy1 nœŋ5 (清)	tʂy1 nœyŋ5 nuoŋ5 (福) tʂy1 nœyŋ5 nyoŋ5 (馬) tʂəy1 nyoŋ5 (馬) tʂy1 nœŋ5 nœŋ5 (清) tʂi1 nioŋ5 nœŋ5 (安)

<sup>a</sup>龍巖該語詞乃經過合音變化，在語音類型上看似不同 TS+M，故以中括號標示其特殊性。

### 3.1 TS+M 類型

#### 3.1.1 第一音節的歷史音韻考定

比較各地的音讀表現如表四，第一個音節於各地聲母皆讀為 ts-，韻母與聲調表現較為參差：閩南廈門、泉州、漳州與潮州韻母都讀為 -a，閩東柘榮讀為 -y，福鼎讀為 -u(ŋ)，聲調皆為陰平調；但寧德則讀為 -ɔ，聲調為陰去調。

表四 女性稱謂詞「TS+M」類型之第一音節的方言音讀對應關係

	廈門	泉州	漳州	潮州	漳平	柘榮	寧德	福鼎
聲母	ts							
韻母	a	a	a	a	a	y	ɔ	u(ŋ)
聲調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去	陰平

就閩南方言與閩東柘榮、福鼎的音讀表現來看，第一個音節可聯繫為漢語詞「諸」。「諸」的中古音屬章母平聲魚韻，上古音屬魚部；古章母在閩語的一般規則音讀即為 ts-，而章母屬全清聲母，古清母平聲在閩語今讀為陰平調，聲母、聲調兩方面均為規則對應。需要詳細說明韻讀是否也合於歷史音韻規則。中古魚韻在閩語的白讀層次至少可以分為三層（杜佳倫 2014），如表五：一是南朝江東層，閩南的韻讀對應關係為 ue-e-iu，閩東相應的韻讀

為  $\emptyset$  或  $\text{æ}$ ；二是晉代北方層，閩南的韻讀對應關係為  $\text{u-i-ə}$ ，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text{y}$ ，但福清、寧德兩地具韻變現象，在特定聲調條件下讀為  $\emptyset$  或  $\text{øy}$ ；三是上古層，中古魚韻字來自上古魚部，<sup>7</sup>該層次反映的即是上古魚陽兩部陰、入、陽相應的歷史音韻特點，詳細說明如下文。

表五 閩語古魚韻的白讀層次對應表

中古魚韻 白讀層次	例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寧德	柘榮
南朝江東層	苧初梳	ue	e	iu	$\emptyset$	$\text{æ}$	$\text{æ}$
晉代北方層	煮箸鋸魚	u	i	ə	y( $\emptyset$ )	y( $\text{øy}$ )	y
上古層 (魚陽相應)	蜈做 (百拍搏箸若) (相)	a a? ã	a a? ã	a a? ã	a a <sup>a</sup> $\emptyset\eta$	a a? $\emptyset\eta$	a a? $\emptyset\eta$

<sup>a</sup> 福清原來帶喉塞尾的入聲韻，已脫落塞音尾而讀為舒聲韻。

### 3.1.1.1 閩語上古層魚陽兩部陰、陽、入相應的韻讀

閩南、閩東方言數量詞「百」讀為  $\text{pa}^?4$ ，「百」中古屬二等入聲陌韻，二等陌韻語詞在閩南方言常見的規則白讀為  $-\text{e}^?$ （例如「伯宅格」）及  $-\text{ia}^?$ （例如「拆額」）， $-\text{a}^?$ 韻讀似乎不合其規則讀法；然而，超越中古韻攝架構，改以上古韻部為歷史參照，會發現若干古魚部入聲語詞在閩語有讀為  $-\text{a}^?$ 的規則表現；相應於此，古陽部語詞也有少數讀為  $-\text{ã}/\emptyset\eta$  的表現。下文詳細說明幾個重要的相關例詞：

1. 閩南、閩東方言指稱手部擊打動作為  $\text{p}^{\text{h}}\text{a}^?4$ ，該語詞可以合理聯繫為古魚部語詞「拍（拈）」或「搏」。《說文解字》著錄：「拍（拈），拊也。」段注：「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古漢語文獻中「拍」多指向用手輕打的動作，例如《韓非子·功名》：「一手獨拍，雖疾無聲。」<sup>8</sup>相對於此，「搏」則指向用手搏擊的動作，例如《後漢書·列傳·張酺》：「酺

<sup>7</sup> 根據李方桂（1998）的上古魚部擬音，陰聲韻為  $*\text{ag}$ 、入聲韻為  $*\text{ak}$ ，閩語今讀  $-\text{a}$ 、 $-\text{a}^?$ ，即保留上古魚部的低元音讀法。

<sup>8</sup> 本文所引用古漢語文獻檢索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anchi.ihp.sinica.edu.tw](http://hanchi.ihp.sinica.edu.tw)），特此銘謝。

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彊。」由此可見閩語 p<sup>h</sup>aʔ<sup>4</sup> 與漢語詞「拍(拈)」或「搏」在語義上皆密切相應。《廣韻》著錄「拍」音讀為普伯切（中古滂母二等陌韻），釋義為「打也」；又「拈」音讀為莫白切（中古明母二等陌韻），釋義為「擊也」。而「搏」入聲有二讀：匹各切（中古滂母一等鐸韻），釋義為「擊也」；補各切（中古幫母一等鐸韻），釋義為「手擊」。在歷史音韻對應關係上，閩語 p<sup>h</sup>aʔ<sup>4</sup> 符合普伯切的「拍」，也合於匹各切的「搏」。從語詞發展脈絡來看，「拍(拈)」、「搏」極可能本是同族語詞，語音均為唇音聲母、古魚部入聲，語義又十分相近。無論閩語 p<sup>h</sup>aʔ<sup>4</sup> 聯繫為「拍」或「搏」，此皆反映上古魚部入聲語詞在閩語可以讀為-aʔ。

2. 閩南方言指稱「竹莖外、筍殼外或是植物莖稈外的硬葉」為 haʔ<sup>8</sup>，例如：tik<sup>4</sup> haʔ<sup>8</sup>（竹葉）、tsaŋ<sup>3</sup> haʔ<sup>8</sup>（粽葉）、tsia<sup>3</sup> haʔ<sup>8</sup>（甘蔗莖外的硬葉）。該語詞應聯繫為漢語詞「箬」，《說文解字》釋義：「楚謂竹皮曰箬。」《玉篇》釋義：「竹大葉也。」在古漢語文獻上「箬」可指大片硬葉，例如《南齊書·列傳·東南夷》「扶南人黠惠知巧……海邊生大箬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由此可見閩南方言 haʔ<sup>8</sup> 與漢語詞「箬」在語義上密切相應。歷史音韻方面，《廣韻》著錄「箬」音讀為而灼切（中古日母三等藥韻），釋義為「竹箬」。古日母語詞在閩南方言有聲母讀為 h-的特殊讀法，例如「耳（hi<sup>7</sup>）、燃（hiã<sup>5</sup>）」，古次濁母入聲語詞在閩南方言歸讀陽入調乃規則讀法，而韻母部分可連同「百拍（搏）若昨」等語詞共同建立一條韻讀規則：古魚部入聲語詞在閩南方言有讀為-aʔ的古老韻讀。
3. 閩南方言指稱「如果」為「nã……」，由於該語詞做為連接詞，往往後接其他語詞，無法確定其箇讀調，但依據各地連讀調的對應關係（如表六），判斷該語詞箇讀應為 nã<sup>7</sup> 或 nãʔ<sup>8</sup>，後者在連讀條件下往往失落喉塞尾。

表六 「若」在閩南各地的連讀調值及其可能調類

	廈門 (1998)	泉州 (1993)	漳州 (1992)	澄海 (1996)
連讀調值	nã [21]	nã [22]	nã [21]	nã [11]
可能調類	nã7/ nãʔ8	nã5/nã7/ nãʔ8	nã7/ nãʔ8	nã5/nã7/ nãʔ8

該語詞應聯繫為漢語詞「若」，古漢語文獻中「若」經常表示假設，例如《左傳·哀公》「**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廣韻》著錄「若」有入聲讀而灼切（中古日母三等藥韻），釋義為「如也，順也，汝也，辭也」；另有上聲讀人者切（中古日母三等馬韻），釋義為「乾草，又般若」。古日母語詞在閩南方言可讀為 n-，例如「耳(nĩ2)、爾(niã7)」，韻母受到鼻聲母影響而帶有鼻化成分；古次濁母入聲歸讀陽入調（nãʔ8），或是古次濁上聲歸讀陽去調（nã7），皆為規則讀法，但從《廣韻》的釋義來看，入聲讀的「若」方能在音義上緊密相應於閩南語詞。

4. 根據 Douglas(1873)的記錄，19 世紀的廈門方言指稱昨日為「tsa7 dzit8」，指稱昨天傍晚為「tsa7 hŋ1」，指稱昨夜為「tsa7 mi5」，第一音節記為陽去調；然而，由於該語詞不獨立出現，往往後接「日暝暗昏」等其他語詞，因此無法確定其箇讀調，而且根據今日各地方言第一音節連讀調所反推的箇讀調，相當參差（如表七），廈門、漳州、澄海顯示該語詞箇讀極可能是陰平調，但泉州表現卻不然。

表七 「昨」在閩南各地的連讀調值及其可能調類

	廈門 (1998)	泉州 (1993)	漳州 (1992)	澄海 (1996)
連讀調值	tsa[11] lit8	tsa[22] lit8	tsa[22] dzit8	tsa[33] zik8
可能調類	tsa1/ tsa5/ tsaʔ8	tsa5/ tsa7/ tsaʔ8	tsa1/ tsa5	tsa1

從語義上著眼，該語詞極可能聯繫為漢語詞「昨」，《說文解字》釋義：「昨，𠄎日也。」《廣韻》著錄「昨」音讀為在各切（中古從母一等鐸韻），釋義為「昨日，隔一宵。」歷史音韻方面，聲母表現沒有問題，聲調若為陽去調或陽入調，也容易解釋，但多數方言點所表現的陰平調則有違規則讀法，目前我們還沒有適合的解釋辦法。倘若暫不論聲

調的歷史對應，「昨」韻讀為-aʔ或-a，亦合於古魚部語詞在閩南方言的古老韻讀。

5. 閩南方言指稱「相互」為 sã1，例如：sã1 tsẽ1（相爭）、tau3 sã1 kaŋ7（相互幫忙）；閩東福清方言則讀為 sœŋ1。該語詞應聯繫為漢語詞「相」，《廣韻》著錄平聲讀為息良切（中古心母三等陽韻），釋義為「共供也。」閩南方言 sã1 在聲母、聲調均合於「相」的歷史演變規則，韻母部分乃反映古陽部語詞亦有讀為-ã 的古老韻讀，此緊密相應於前述古魚部入聲語詞在閩南方言讀為-aʔ的韻讀表現；至於閩東福清方言與之對當的韻讀為-œŋ，<sup>9</sup>另有「孃諸孃菖菖蒲」等陽部語詞。

相應於古魚部入聲語詞讀為-aʔ、古陽部語詞讀為-ã/œŋ，古魚部陰聲韻語詞也有讀為-a 的古老韻讀，但例詞較為稀少，我們發現有兩例，如以下第 6、7 點說明。

6. 閩東福清方言指稱蜈蚣為 ŋa5 œŋ1 (<k-)，福鼎方言讀為 ŋia5 keŋ1，閩南漳州讀為 gia5 kaŋ1，該語詞第一音節自古被寫為「蜈」，東漢文獻《抱朴子》一書中即有「蜈蚣」一詞。閩語各地「蜈蚣」的第一音節音讀如下表八：

表八 閩語各地「蜈蚣」的第一音節音讀對應表

	漳州	福清	福安	壽寧	福鼎	建甌	建陽	松溪	崇安
蜈 <small>蚣</small>	gia5	ŋa5	ŋei5	ŋy5 <small>(魚公)</small>	ŋia5	yɛ3 <small>(蛇公)</small>	ŋy5	ŋy5	ŋəu5
魚	hi5	ŋy5	ŋei5	ŋy5	ŋi5	ŋy3	ŋy5	ŋy5	ŋəu5
蛇	tsua5	sia5	se5	sia5	θie5	yɛ3	ye5	œ5	jyai5
倚 <small>站</small>	k <sup>h</sup> ia7	k <sup>h</sup> ia7	k <sup>h</sup> e7	k <sup>h</sup> ia7	k <sup>h</sup> ia7	kye3	kye3	kœ8	

- (1) 單從漳州、福鼎、建甌的音讀對應關係來看，似乎與「蛇倚」等語詞的韻讀規則相符，但建甌第一音節讀為零聲母，明顯不同於其他方言來自古疑母的音讀，《建甌方言詞典》（李如龍、潘渭水 1998）

<sup>9</sup> 閩語上古層東中兩部同讀，與陽部語詞分立，在閩南方言分讀為 aŋ、ã，在閩北方言分讀為 œŋ（或 œŋ）、aŋ，而閩東方言同讀為 œŋ（或 œyŋ 或 œŋ）；也就是說，閩南、閩北方言上古層仍保有東中兩部與陽部的韻讀差異，而閩東方言則將兩者混讀。

將該語詞寫為「蛇公」，極可能建甌方言乃著眼於蜈蚣的身形與爬行方式與蛇相似而以「蛇」稱呼之。

- (2) 根據福安、壽寧、建陽、松溪、崇安等多數方言點的對應關係，該語詞第一音節韻讀並不符合「蛇倚」的對應規則，而是符應三等魚韻語詞的對應規則；故此我們認為第一音節還是與古魚部字「蜈」具有同源關係，且「蜈」應當有一、三等兩種音讀，北方漢語演變為一等模韻（五乎切），閩語則傳承三等魚韻讀法，因此多數閩語方言點與「魚」同讀為晉代北方層。
- (3) 這樣看來，福清「蜈」讀為  $\eta a 5$  乃反映古魚部分四等同讀洪音韻的古老特點，緊密相應於上述古魚部入聲讀為  $a \eta$  的層次；而漳州、福鼎讀為  $gia 5/\eta ia 5$  則是反映閩語逐漸接受三等介音而將之讀為細音韻的過渡音讀。

7. 閩北方言指稱「做」為  $t sa 3$ ，該語詞應聯繫為漢語詞「作」，《廣韻》著錄有兩讀：一是去聲讀臧祚切（中古精母一等暮韻），釋義為「造也」，此語詞後來被寫為「做」；二是入聲讀則落切（中古精母一等鐸韻），釋義為「起也、行也、役也、使也、生也」。 $t sa 3$  在聲母、聲調均合於去聲「作」的歷史演變規則，韻母部分即反映古魚部語詞讀為  $-a$  的古老韻讀。<sup>10</sup>

據此，閩語韻讀有一反映上古音韻特點的歷史層次，該層次的古魚部陰聲韻讀為  $-a$ ，入聲韻讀為  $-a \eta$ ，而古陽部則讀為  $-ā/\ø \eta$ 。這樣看來，閩語指稱女性之語詞的第一音節，在閩南方言讀為  $-a$  乃合於上古魚部語詞的上古層規則韻讀，在柘榮讀為  $-y$  則合於晉代北方層規則韻讀；而在福鼎讀為  $-u(\eta)$  需要再加說明：福鼎方言的元音系統缺乏撮口元音，方言比較顯示福鼎將一般閩東

<sup>10</sup> 閩北方言「作（做）」讀為  $t sa 3$  雖為孤例，但各方言點表現相當一致；該音讀雖與閩南方言「作（做）」讀  $tsue 3$  或  $tso 3$  形成不等對應，但不同方言點同一語詞選擇相異層次音讀是極可能發生的層次競爭結果，如此例「作（做）」在泉州讀  $tsue 3$ 、在漳州讀  $tso 3$ ，即是不同層次音讀。

方言帶有撮口元音的韻母-y「豬魚鋸」變讀為-i，將舌齒聲母條件下的-yŋ（中銃腫）變讀為-uŋ，將非舌齒聲母條件下的-yŋ「斤弓用」變讀為-iŋ，然則可推論福鼎指稱女性原與柘榮同為「tɕy1 muo2」，第一音節受到第二音節聲母影響而衍生鼻音韻尾讀為「tɕyŋ1 muo2」，又受到上述舌齒聲母條件下「-yŋ>-uŋ」影響而讀為獨特的「tɕuŋ1 muo2」，方言志乃將第一音節的鼻韻尾歸因為第二音節聲母的逆同化影響，因而記錄為「tɕu1 muo2」。整體而言，各方言點該語詞音讀均可嚴整地對應漢語詞「諸」在閩語的歷史音韻演變規則，但閩南、閩東選擇的韻讀層次不同：閩南方言讀為上古層音讀，閩東方言則主要讀為晉代北方層音讀；一方面是各次方言白讀層競爭結果不盡相同，另一方面閩東方言也可能同時受到另一指稱女性語詞「諸孃」的第一音節讀為tɕy1的類化作用（參見3.2節）。

### 3.1.1.2 閩南龍巖、閩東寧德女性稱謂的第一音節

龍巖方言稱呼女人為「tɕiu3 laŋ5」，看似歸屬另一「TS+N」類型，其實第二音節「laŋ5」為指稱人的「儂」，而第一音節「tɕiu3」，郭啟熹（2009: 160）寫為「集母」的合音詞，但根據龍巖的音讀規則，魚韻白讀為-i，例如「豬鼠鋸」等，「諸」相應讀為tɕi1；「布誤夫兩」等詞讀為-u，「母」相應讀為bu2；根據跨方言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tɕiu3」應是「諸母（tɕi1+bu2）」的合音詞，聲調上龍巖方言「陰平+陰上」的合音詞採陰去調，例如「丈母（tiδ1+m2）」合音為「tim3」。據此，龍巖方言稱呼女人為「tɕiu3 laŋ5」，與其他閩南方言乃為同一語詞來源。<sup>11</sup>

另外需要進一步解釋閩東寧德的音讀表現，「tɕo3 mu2」的第一個音節讀同「做（即「作去聲）」，寧德方言的魚韻沒有其他讀為-o的例詞，但跨方言比較的結果顯示上古魚部陰聲韻有一殘餘層次（杜佳倫 2014），如表九所

<sup>11</sup> 根據郭啟熹（2009），龍巖方言稱呼女兒為「tɕip8<sup>[32-11]</sup> a0」，第一音節也寫為「集母」的合音詞，本文認為「tɕip8」也是「諸母（tɕi1+bu2）」的合音詞，但這裡第二音節乃取雙唇聲母與第一音節合為「tɕip8」。如前所述，龍巖方言「陰平+陰上」的合音詞採陰去調[213]，但因此合音韻母為塞尾韻，故讀為低調值的陽入調[32]，變調為[11]。本文僅以稱呼女人的「tɕiu3 laŋ5」為比較語詞。

示，閩語南朝江東層反映三等韻讀同一等洪音的音韻特點，模虞同讀、唐陽同讀，魚韻則讀為另一獨立的洪音韻，閩南的韻讀對應關係為 **ue-e-iu**，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ø** 或 **œ**；從古韻部的演變關係來看，該歷史層次反映上古魚部陰聲韻、入聲韻相應的關係發生改變，而且另有侯部三等陰聲韻字併入魚部，單從音讀上已看不出古魚部陰聲韻與入聲韻相應的韻讀，不過古魚部入聲韻與陽部陽聲韻相應的關係仍在，並且有宵部一等入聲字併入，而同時宵幽部一等陰聲韻合為豪韻，發展出與之相應的韻讀，值得注意的是，有零星幾個魚部陰聲韻字仍具有與魚部入聲韻相應的韻讀，例如「做錯無」等字，以往認為這些字的韻讀表現特殊，不成層次，然而跨韻攝的層次系統分析顯示，該韻讀表現乃反映古魚部陰聲韻在逐漸失去與魚部入聲韻相應的韻讀關係時，仍有少數殘餘例字與魚部入聲及陽部進行相應的演變，因而保有相應的韻讀表現。

表九 閩語南朝江東層 vs 古魚部陰聲韻的殘餘層次對應表

	上古	中古	例字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寧德	柘榮
南朝江東層	魚侯	模虞	布屠誤夫 廚珠輸兩	ɔ/u	ɔ/u	ou/u	uo	u	uo
	魚	魚	初梳絮苧	ue	e	iu	ø	œ	œ
	陽	唐陽	糖罔長央	ŋ	ŋ	əŋ	oŋ	ɔŋ	oŋ
	魚宵	唐陽	粕索鶴著	oʔ	oʔ	oʔ	o	ɔʔ	ɔʔ
	宵幽	豪	桃臊拷好	o	o	o	o	ɔ	ɔ
殘餘	魚	模虞 (魚)	做錯無	o	o	o	o	ɔ	ɔ

據此，上古魚部陰聲韻在閩語應有讀為 **o** 或 **ɔ** 的殘餘層次；然而，「諸」不讀為去聲調，「做」雖可讀為去聲調，語義上卻無法合理聯繫對女性的指稱意義。本文認為閩東寧德「**tsɔ3 mu2**」的第一個音節應是與「諸」在音讀與語義上具有相當密切關係的「庶」。根據古文獻記載，如下引例(1)、(2)、(3)，則「諸、庶」皆有「眾多」之義，語義上可以互通。

- (1) 《爾雅·釋詁》：庶，眾也。  
 (2) 《說文解字》：庶，屋下眾也。  
 (3) 《倉頡篇》、《玉篇》：諸，非一也。

《禮記·曲禮》有一段文字說明重別遠嫌的禮法，如下引例(4)，其中「諸母不漱裳」一句，由其注疏可知，「諸母」即等同於「庶母」，指的是「身為父親的妾室而且已經育有孩子的婦人」，根據禮法規定，庶母位居低下，可以使之清洗上身穿著的盛服，但不能清洗下身穿著的衣物，此乃一方面尊重同父兄弟的母親，另一方面則是避嫌。

- (4) 《禮記·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椀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注》曰：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

《疏》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漱，澣也。諸母賤乃可使漱澣盛服而不可使漱裳，裳卑褻也，欲尊崇於兄弟之母，故不可使漱裳耳，又欲遠別也。

據此，「諸」、「庶」用做稱謂時可以相通。而音讀方面，「諸」屬章母魚部，「庶」屬書母魚部，中古音皆歸入魚韻組，兩者歷史音韻關係十分密切：其韻母的歷史演變一致，則同樣來自古魚部的「庶」在閩語自然也能對應讀為 o 或 ɔ 的層次韻讀；其聲母同屬一大類，而閩語將古書母讀為 ts-者反映的正是早期的音讀層次，如下表十所示，古書母字「叔水少」等在閩語各地一致表現為文讀 s-、白讀 ts-；兩者惟聲調不同，「諸」為平聲、「庶」為去聲，古書母屬清聲母，古清母去聲在閩語今讀即為陰去調。如此則閩東寧德第一音節「tsɔ3」聯繫為漢語詞「庶」，在聲、韻、調三方面均能獲得合理解釋。

表十 閩語古書母的文白音讀

古書母 文白音讀	例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寧德	柘榮
文讀	叔	siɔk4	—	sok4	søʔ4	søk4	suk4
	水	sui2	sui2	sui2	sui2	—	—
	少	siau2	siau2	—	sieu2	—	siau2
白讀	叔	tsiak4	tsik4	tsek4	tsøʔ4	tsøk4	—
	水	tsui2	tsui2	tsui2	tsui2	tsy2	tsui2
	少	tsio2	tsio2	tsie2	tsieu2	tsieu2	tsiau2

### 3.1.2 第二音節的歷史音韻考定

第二個音節於各地音讀表現如表十一：聲調皆為陰上調；聲母方面，閩南讀為 b-，閩東讀為 m-，從音讀對應關係上推論應來自古鼻音明母字，閩南則因受到「去鼻化」規律影響而今讀為濁塞音。

表十一 女性稱謂詞「TS+M」類型之第二音節的方言音讀對應關係

	廈門	泉州	漳州	潮州	漳平	寧德	柘榮	福鼎
聲母	b	b	b	b	b	m	m	m
韻母	ɔ	ɔ	ɔ	ou	ou	u	uo	uo
聲調	陰上							

韻母方面，各地音讀看似參差，其實具有相當嚴整的對應關係，如表十二，中古遇攝模韻組在閩語各地有 ɔ-ou-u-uo 對應關係的韻讀層次，其中閩語指稱妻子或老婦的「姥」在各地的語音對應關係完全符合本小節所討論的第二個音節讀法；此外，中古流攝侯韻組的明母字也同樣具有這項韻讀對應規則，例如「某牡戊」等。這樣看來，閩語指稱女性「TS+M」類型之第二音節的歷史音韻來源可能有二：(1) 上聲姥韻明母字，《廣韻》在該音讀（莫補切）下著錄有「姥」，釋義為「老母」；歷史音讀上符合演變規則，但須詳細討論「老母」與「女性」的語義發展脈絡；(2) 上聲厚韻明母字，《廣韻》在該音讀（莫厚切）下著錄有「母」，以此來指稱女性更為直接，但須辨析「母」在閩語多重的音讀表現。實際上，本文認為漢語詞「母」、「姥」本即同族語詞關係，下文將進行詳細的分析與討論。

表十二 閩語模侯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例詞	中古	廈泉漳	潮州	漳平	寧德	柘榮	福鼎
晡	模韻	pɔ1	pou1	—	pu1	puo1	puo1
布	模韻	pɔ3	pou3	pou3	pu3	puo3	puo3
姥 <small>妻子/老婦</small>	模韻	bɔ2	bou2	bou2	mu2	<u>muo2</u>	muo2
誤	模韻	gɔ7	gou7	gou7	ŋu2 (<7)	ŋuo7	ŋuo7
某牡	侯韻	bɔ2	bou2	bou2	mu2	muo2	muo2
戊	侯韻	bɔ7	bou7	—	mu2	muo7	—

「母」的上古音歸屬明母之部，中古音歸屬上聲厚韻。根據《古韻通曉》（陳復華、何九盈 1987）彙整古之部陰聲韻字在中古的分韻情形，如表十三：舌齒音聲母條件下，大致是分入哈（一等）、皆（二等）、之（三等）三韻；牙喉音聲母條件下，除了分入灰、哈、皆、之等韻，另有一部分進入尤韻（三等）；唇音聲母條件下分韻最為複雜（括號內為多重韻讀者），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演變方向：(A) 進入灰、哈、皆韻；(B) 進入侯、尤韻；(C) 進入模、虞韻；(D) 進入脂、真韻。

表十三 古之部陰聲韻字的中古分韻表

聲母類別	中古韻	例字
唇音	灰（哈皆）	胚倍佩每梅（菩 <sub>1</sub> ）
	侯	剖某母姆姆（部 <sub>1</sub> 鴟 <sub>1</sub> 髻 <sub>1</sub> ）
	尤	婦負謀（菩 <sub>2</sub> 殛 <sub>1</sub> ）
	模	（部 <sub>2</sub> 菩 <sub>3</sub> ）
	虞	侮（鴟 <sub>2</sub> 殛 <sub>2</sub> 髻 <sub>2</sub> ）
	脂	鄙痞丕
	真	敏
舌齒音	哈（皆）	戴胎待來再菜在豺
	之	恥持治里子士事思寺之齒始
牙喉	灰哈（皆）	改怪灰礙海亥埃
	之	己其疑喜矣醫
	尤	龜牛久舊有又

丁邦新彙整上古之部韻讀的歷史演變如下表十四：一、二等韻進入灰、哈、皆韻；三等韻在舌齒音及一般舌根聲母條件下進入之韻，唇音及圓唇舌根聲

母條件下進入尤韻；另帶有-j-介音者進入脂韻，形成唇牙喉聲母條件下的重紐四等（Ting 1975）。然而，該文並未為唇音聲母條件下進入侯、模、虞韻的例字歸納出另一音變規律，應是以例外視之。

表十四 上古之部陰聲韻的歷史演變表（Ting 1975）

上古音	漢	魏晉	南北朝	中古
之 *əg	之 *əg	哈 *əi	灰哈 *əi	哈 <sub>開口</sub>
之 *əg	之 *əg	哈 *əi	灰哈 *uəi	灰 <sub>合口</sub>
之 *rəg	之 *rəg	哈 *rəi	皆 *äi	皆
之 *jəg	之 *jəg	之 *jiəi	之脂 *jei	之
之 *jiəg	之 *jiəg	之 *jiəi / 脂 *jiəi	之脂 *jiei	脂
之 *jəg	之 *jəg	幽 *jou	尤侯幽 *jəu	尤 <sub>唇音</sub>
之 *jəg	幽 *jog	幽 *jou	尤侯幽 *jəu	尤 <sub>圓唇舌根音</sub>

這些以往被視為例外者極可能反映不同區域的歷史音變方向不同。唇音聲母條件下進入侯、模、虞韻的例字，《廣韻》往往著錄有多讀表現，如下所列，以「菩」為例，《廣韻》著錄有四讀：第（1）讀釋義為「梵言菩提」；（2）、（3）、（4）讀釋義均為「草或香草」。「菩」為上古之部唇音字，若依照上古之部韻讀的歷史演變規則，其中古音讀理應一等進入海韻、三等進入有韻，則第（1）讀進入模韻者，可能是來自不同區域的音變結果。

髻：（1）並母侯韻（薄侯切）（2）滂母厚韻（普后切）（3）滂母虞韻（芳武切）

部：（1）並母厚韻（蒲口切）（2）並母姥韻（裴古切）

殍：（1）幫母有韻（方久切）（2）滂母虞韻（芳武切）（3）影母德韻（愛黑切）

菩：（1）並母模韻（薄胡切）（2）並母海韻（薄亥切）（3）並母有韻（房久切）（4）並母德韻（蒲北切）

據此來看，上古之部唇音字除了上述歷史演變規則；不同區域另有一等進入侯、模韻，三等進入虞韻的相異音變方向，這些例詞的多重異讀正是反映方言混雜的現象。「母」亦屬上古之部唇音字，《廣韻》雖僅著錄上聲厚韻一讀，

但在不同區域極可能另有進入姥韻的音讀表現；例如「部」便是兼有並母厚韻、並母姥韻兩種音讀。但「母」在不同區域進入姥韻的音讀，後來字形上重新被寫為「姥」，該字出現的時代比較晚，指稱的「老母」語義顯然也是由「母」滋生而來，專門指稱年老女性。

根據《說文解字》著錄，如下引例(5)，「母」本即以女性懷抱孩子或哺餵孩子之形象表示母親之義，如段注所言由「母親」的基本語義引申指稱「能生育後代者」，則無論是動物性別之雌性、人類生理性別之女性均可稱為「母」。

(5)《說文解字》：母，牧也。从女象裹子形。一曰象乳子也。

段注：牧者，養牛人也，以譬人之乳子。引申之，凡能生之以啟後者皆曰母。

《廣韻》姥韻著錄「姥，老母；或作姆，女師也」，其中古音讀為莫補切（明母姥韻），本義為年老女性，有時與「姆」相通，指稱女性師傅；根據《說文解字》及段注解釋，如下引例(6)，「姆」音同「母」，語義上限定指稱「能以婦道教人的年老婦人」，設想當該語詞進一步擴大指稱「年老婦人」即為「姥」。

(6)《說文解字》：姆，女師也。从女，每聲。讀若母同。

段注：《士昏禮注》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

也就是說，如表十五，先由「母」衍生出「姆」，兩者語音相同，語義上則由「母親」的基本語義引申指稱「女性」，再加上限定條件「年老無子且能以婦道教人者」；該語詞後來失去「無子」、「能以婦道教人」等限定條件，語義上擴展指稱「年老女性」，音讀也採取不同的音變方向，字形上另寫為會意字「姥」。

表十五 「母、姆、姥」同族語詞的孳乳關係

母		姆		姥
上古之部 (中古厚韻)	→	上古之部 (中古厚韻)	→	中古姥韻
母親 (女性)		年老無子 教人婦道之女性		年老女性

「姥」在古漢語文獻出現的時代確實較晚，大約東漢以後《世說新語》、《搜神記》等古籍中才開始出現，如下例(7)「姥」用以指稱年老女性，此即《廣韻》所謂「老母」。

(7)《搜神記》：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姥憐而飴之。

閩南方言今指稱妻子為  $bo_2/bou_2$ ，該語詞音讀上符合「姥」的歷史音韻演變規則，語義發展上以年老女性來指稱妻子，也確切對應以年老男性「翁」來指稱先生(閩南讀為  $an_1$ )的稱呼方式，並與現代漢語熟悉的「老公、老婆」稱呼方式形成緊密的平行構詞。

總和以上討論，本文認為中古姥韻的「姥」與中古厚韻的「母」兩者應為同族語詞關係，由「母」孳乳出專指年老女性的「姥」。來自上古之部的「母」雖在中古《切韻》系統中進入厚韻，但在不同區域應有讀為姥韻的相異演變。據此，閩語指稱女性「TS+M」類型之第二音節的歷史來源可能有二：一是姥韻明母字「姥」，二是厚韻明母字「母」；根據漢語詞由「母」滋生出「姥」的詞族發展關係，「諸母」應較「諸姥」更貼近語詞本源，且更切合古漢語文獻的記錄。而閩語「母」具有多重音讀，正是反映不同歷史層次的音讀疊加現象，音讀雖然繁雜但分別承擔不同的語義，以泉州為例， $bio_2$  用於文讀、 $bu_2$  指稱母親、 $bo_2$  指稱動物雌姓、 $bo_2$  指稱女性或妻子；本文認為閩語的「母」由內部豐富的層次異讀而發展出不同於北方漢語的詞族脈絡，音義分工上相當均衡穩定。

### 3.1.3 「諸母」的相關用法與語義發展

總結上述閩語各方言點音讀對應關係的析論，本文認為第一類「TS+M」的女性稱呼應聯繫為漢語詞「諸母」（寧德為「庶母」）。下面進一步聯繫古文獻中「諸母」或「庶母」的相關用法及語義發展脈絡。

(8) 《儀禮·喪服》：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

(9) 《爾雅·釋親》：父之妾為庶母。

引例(8)《儀禮》所謂「庶母」與上文引例(4)《禮記》所謂「諸母」，應為相同指稱的親屬稱謂；根據《爾雅·釋親》的解釋，父親的妾稱為「庶母」，其他文獻中或稱為「諸母」，兩者原本皆指稱「身為父親的妾室而且已經育有孩子的婦人」。但是，到了《史記》、《漢書》的時代，所謂「諸母」已經不是特定的親屬稱謂，而是泛稱年長的婦人。如下引例(10)、(11)，《史記》中「諸母」與「一母」相對，則「諸」仍含有「非一」、「眾多」的實際意義；《漢書》中「諸母」已經轉為稱呼單一年長婦人，此時「諸」字已經不一定指稱「多數」，但是「母」仍與「婦」相對，還是指稱「年紀較大」的女性。

(10)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11)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

時代與《漢書》相近的《東觀漢記》中，如下引例(12)，「諸母」與「婦女」可以同指，由此可見「諸母」一詞當時更加泛化，可以指稱一般婦人。

(12) 《東觀漢記校注·朱暉》：朱暉，字文季，南陽人。……道遇群賊，賊操兵弩欲奪婦女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舍之。

西晉時代的《法句譬喻經》中，如下引例（13），「諸母」後加「人」形成複合詞，「諸母」轉為修飾成分，則「諸母」一詞當時已經用以泛稱婦女，並且可以後加其他詞素，與現今閩語的用法相當接近。<sup>12</sup>

- (13) 《法句譬喻經·慈仁品》：佛以聖智明其應度，往詣其家坐一樹下，男子行獵，唯有婦女在……佛為諸母人說殺生之罪行、慈之福，恩愛一時會有離別。諸母人聞經歡喜，前白佛言：「山民貪害以肉為食，欲設微供願當納受。」佛告諸母人，諸佛之法不以肉食。

總和古文獻中「諸母」一詞語義及用法的變化如下：



根據蔣紹愚（1989: 70-93）所提出的詞義發展主要途徑，「諸母」語義上的變化應屬引申類型下的詞義擴大，亦即一個義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減少了限定性義素，該義位由下位義變成上位義。如表十六所示，「諸母」原本專指父親妾室（尤指育有孩子者），可分析包含五種義素：〔父之妾〕、〔非一〕、〔年長〕、〔已婚〕、〔女性〕，其中前四種為限定性義素，後來演變過程中首先減少〔父之妾〕的義素，指向多位年長婦人；接著失去〔非一〕的義素，指向年長婦人；最後失落〔年長〕的義素，泛指一般婦女。然而，古文獻中並未見以「諸母」直指所有年齡的女性，而閩語則是在此基礎之上，更進一步失落〔已婚〕的義素，泛指所有女性，例如、「諸母囡」即指女兒。而用法上，「諸母」乃由獨立的名詞轉為可以後加其他詞素而做為語詞中的修飾成分。

<sup>12</sup> 嚴格來說，閩語指稱女性的語詞更為泛化，可以包括所有年齡的女性；而目前古文獻出現的「諸母」一詞，只用以稱呼已婚婦女。

表十六 「諸母」的義素變化表

本義	引申一	引申二	引申三	閩語
父親妾室	多位年長婦人	年長婦人	一般婦女	所有女性
〔+父之妾〕	—	—	—	—
〔+非一〕	〔+非一〕	—	—	—
〔+年長〕	〔+年長〕	〔+年長〕	—	—
〔+已婚〕	〔+已婚〕	〔+已婚〕	〔+已婚〕	—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根據以上語音、語義的分析與討論，本文認為閩語指稱女性的第一類語詞應聯繫為古漢語詞「諸母」（寧德則為「庶母」）。閩南方言口語中仍然相當頻繁地使用「諸母」來稱呼女性；然而，閩東方言似乎只有寧德、柘榮、福鼎等北片的方言點還在使用，至於福州、福清等南片方言點一般稱呼女性時，多使用另一個平行結構的語詞：「諸孃」。

### 3.2 TS+N 類型

第二類以聲母表示兩個音節為「TS+N」。閩南一般口語稱呼女性時多用「諸母」一詞，僅於戲劇或讀書等場合中才以第二類詞彙稱呼女性；閩東則於口語稱呼女性時即普遍使用這類詞彙，一般寫為「珠娘」、「姿娘」或「諸娘」。

比較各地第一個音節的音讀表現如表十七，第一個音節於各地聲調表現皆為陰平調，聲母皆讀為 ts-，韻母稍微參差：廈門讀為-u，南安讀為-u，潮州讀為-ə，閩東南片各地讀為-y，閩東北片福安讀為-i。

表十七 女性稱謂詞「TS+N」類型之第一音節的方言音讀對應關係

	廈門	南安	潮州	福州	馬祖	福清	福安
聲母	ts						
韻母	u	u	ə	y	y	y	i
聲調	陰平						

從音讀的對應關係來看，如表十八：(1) 古魚韻在閩南各地、閩東南片、福安形成 u-u-ə-y-i(øi)的嚴整對當規則，其中福安具有特殊的韻變現象，非上聲調條件下箇讀為鬆韻母-øi，但連讀時便讀為緊韻母-i。(2) 虞韻於舌齒音

聲母條件下在南安沒有-**u** 韻讀的表現，在潮州也沒有-**ə** 韻讀的表現。(3) 脂韻於舌齒音聲母條件下在福安文讀為緊韻母-**u**、鬆韻母-**ou**，而非-**i(øi)**。這樣看來，該語詞無法聯繫為來自虞韻的「珠」，也無法聯繫為來自脂韻的「姿」，唯有魚韻的「諸」能合於各地的音讀表現，且此乃反映方言之間平行的構詞方法，與第一類語詞「諸母」相互呼應。

表十八 閩語各地魚虞脂三韻韻讀對應表

		廈門	南安	潮州	閩東南片	福安
魚韻	鼠	ts <sup>h</sup> u2	ts <sup>h</sup> u2	ts <sup>h</sup> ə2	ts <sup>h</sup> y2	ts <sup>h</sup> i2
	書	tsu1	tsu1	tsə1	tsy1	tsøi1
	煮	tsu2	tsu2	tsə2	tsy2	tsi2
虞韻	注	tsu3	tsu3	tsu3	tsy3	tsøi3
	需	su1	su1	su1	sy1	søi1
	主	tsu2	tsu2	tsu2	tsy2 文讀 (tsuo1 白讀)	tsi2 文讀 (tsu1 白讀)
脂韻	自	tsu7	tsu7	tsə7	tsy7	tsou7
	師	su1	su1	sə1	sy1	sou1
	私	su1	su1	sə1	sy1	sou1

第二個音節的音讀表現如表十九，各地聲調表現皆為陽平調，聲母皆讀為 n-，韻母雖稍微參差，其實具有相當嚴整的對應關係。

表十九 女性稱謂詞「TS+N」類型之第二音節的方言音讀對應關係

	廈門	南安	潮州	福州	馬祖	福清	福安
聲母	n	n	n	n	n	n	n
韻母	iũ	iũ	iõ	uoŋ	yoŋ	øŋ	ioŋ
聲調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從音讀的對應關係看來，該語詞應聯繫為娘母平聲陽韻的「娘」或「孃」，如表二十，古陽韻在閩語各地至少有三項白讀韻，閩語各地該語詞多讀為第一項白讀韻，惟福清讀為第三項白讀韻，各地所讀雖為不同歷史層次韻讀，但均能符合「娘」或「孃」的歷史音韻演變規則。

表二十 閩語各地陽韻韻讀對應表

陽韻		廈門	南安	潮州	福州	馬祖	福清	福安
白讀 I	鯧	ts <sup>h</sup> iü1	ts <sup>h</sup> iü 1	ts <sup>h</sup> ið1	ts <sup>h</sup> uoŋ1	ts <sup>h</sup> yoŋ1	ts <sup>h</sup> yoŋ1	ts <sup>h</sup> ioŋ1
	象	ts <sup>h</sup> iü7	ts <sup>h</sup> iü 6	ts <sup>h</sup> ið6	ts <sup>h</sup> uoŋ7	ts <sup>h</sup> yoŋ7	ts <sup>h</sup> yoŋ7	ts <sup>h</sup> ioŋ7
	丈 <sub>1</sub>	tiü7	tiü6	tið6	tuŋ7	tyŋ7	tyŋ7	tioŋ7
	娘 <sub>1</sub>	niü5	niü5	nið5	nuŋ5	nyŋ5	nyŋ5	nioŋ5
白讀 II	長	tŋ5	tŋ5	tŋ5	touŋ5	touŋ5	toŋ5	touŋ5
	秧	ŋ1	ŋ1	ŋ1	ouŋ1	ouŋ1	oŋ1	ouŋ1
	丈 <sub>2</sub>	tŋ7	tŋ6	tŋ6	touŋ7	touŋ7	toŋ7	touŋ7
白讀 III	菖 <sub>~蒲</sub>	—	—	—	ts <sup>h</sup> øyŋ1	ts <sup>h</sup> øyŋ1	ts <sup>h</sup> øŋ1	—
	相 <sub>~罵</sub>	sã1	—	—	—	søyŋ1	søŋ1	—
	孃 <sub>2</sub>	niã5	niã5	—	nøyŋ5	nøyŋ5	nøŋ5	—

《說文解字》僅著錄「孃」，沒有收錄「娘」。根據引例(14)段注說明，可知「孃」本義為煩擾，該語詞多假借寫為「攘」，後來表示煩擾義時便通用「攘」；而「孃」在《廣韻》釋義為對母親的稱謂，另有同音語詞「娘」釋義為對年輕女子的稱呼。

(14)《說文解字》：孃，煩擾也。一曰肥大也。从女襄聲。

《段注》：煩，熱頭痛也。擾，煩也。今人用擾攘字，古用孃。……今攘行而孃廢矣。又按《廣韻》「孃，女良切，母稱」、「娘亦女良切，少女之号」。唐人此二字分用畫然。故耶孃字斷無有作娘者。今人乃罕知之矣。

唐代「孃」、「娘」的語義用法確實截然劃分，如引例(15)、(17)「孃」指稱母親，引例(16)、(18)「娘」則指稱年輕貌美的女子。

(15)《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16)《李賀·唐兒歌》：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畫空作唐字。

(17)《敦煌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向前尋問阿孃不見，路旁大哭，哭了前行，被(披)所由得見於王。

(18)《敦煌變文·醜女緣起》：公主輕盈世不過，還同越女及娘娥。花臉似輕輕坼，玉質如綿白雪和。

根據前述「諸母」的語義演變脈絡，本文認為閩東指稱女性的第二類語詞原來應為「諸孃」；該語詞不見於古文獻的記載，可能是閩地相應於「諸母」而形成的平行構詞，亦由親屬稱謂發展為對女性的稱呼，但隨著語義的轉變，「諸孃」逐漸轉為「諸娘」，說明如下。閩東福清方言在「諸孃 (tsy1 nɔŋ5)」基礎之上，另有同樣指稱女人的「諸孃儂 (tsy1 nɔŋ5 nɔŋ5)」一詞，相應於指稱男人的「丈夫儂 (tɔuŋ7 muo1 nɔŋ5)」，乃以性別稱呼後加人稱的「儂 (nɔŋ5)」。然而，還有另一種語詞音讀為「tsy1 nɔŋ5 nuɔŋ5」(福州)、「tsy1 nɔŋ5 nyɔŋ5」(馬祖)，馬祖也可將前兩音節合音而讀為「tsøy1 nyɔŋ5」；值得注意的是，如表十八，「tsy1 nɔŋ5 nuɔŋ5/nyɔŋ5」的第二音節 nɔŋ5 乃相應於閩南指稱母親的「孃 niã5」，第三音節 nuɔŋ5 或 nyɔŋ5 則相應於閩南多用以指稱年輕女性的「娘 (niũ5/niõ5)」；據此，可以大致辨析閩東女性稱謂由「諸孃」逐漸轉為「諸娘」的變化過程，如表二十一：(1) 福清指稱女性為「tsy1 nɔŋ5」，該語詞保留來自「諸孃」的歷史音讀，並能獨立成詞。(2) 福州則以「諸孃」後加人稱為「諸孃儂 (tsy1 nɔŋ5 nɔŋ5)」，用來稱呼婦女；也可以後加小孩稱呼為「諸孃囡 (tsy1 nɔŋ5 ŋiaŋ2)」，用來稱呼女兒或小女孩；此階段「諸孃」主要做為修飾成分。(3) 福州、馬祖在「諸孃」基礎之上，也可以後加「娘 (nuɔŋ5/nyɔŋ5)」，用來稱呼年輕女性。(4) 福州、馬祖、福安進一步出現「諸娘」一詞，用來指稱女性，且此語詞在福安也可以做為修飾成分，後加人稱為「諸娘儂 (tsi1 nioŋ5 nɔŋ5)」。

表二十一 「諸孃」轉為「諸娘」的變化過程

諸孃		諸孃+儂		諸孃+娘		諸娘
(福清)		(福清/福州)		(福州/馬祖)		(福州/馬祖/福安)
tsy1 nɔŋ5	→	tsy1 nɔŋ5 nɔŋ5	→	tsy1 nɔŋ5 nuɔŋ5	→	tsy1 nuɔŋ5/nyɔŋ5 tsi1 nioŋ5 (+nɔŋ5)

至於閩南廈泉潮「tsu1 niũ5/tsu1 niũ5/tsə1 niõ5」一詞，從音韻對應上來看應是「諸娘」，第二音節語義上也僅指向年輕女性的「娘」，閩南方言目前沒有

例詞可以論證廈泉潮是否同樣經歷由「諸孃」轉為「諸娘」的變化過程。

#### 4. 閩南、閩東指稱「男性」的語詞

閩南、閩東各方言點指稱「男性」的語詞音讀如表二十二，進一步依據其音讀表現，將閩語各地指稱男性的語詞分為兩種類型，如表二十三：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的稱謂相當接近，以聲母表示兩個音節皆為「T+P」，差別在於第二類型的第一音節為鼻化韻或鼻尾韻，應來自古陽聲韻；而第一類型的第一音節則看不出來自古陽聲韻的痕跡。

表二十二 閩南、閩東各地指稱男性的語詞音讀表

		男人稱謂
閩南	廈門	tal pɔ1
	泉州	tal pɔ1
	漳州	tal pɔ1 (tsal pɔ1)
	潮州	tal pou1
	漳平	tʰiam5 pou1
	龍巖	tiō1 pu1 laŋ5 (tiō1 paŋ6) <sup>a</sup>
閩東	福州	touŋ7 (<ɔuŋ) muo1 (<p-)
	馬祖	touŋ7 (<ɔuŋ) muo1 (<p-)
	福清	tyŋ7 (<øŋ) muo1 (<p-)
	寧德	tɔŋ7 mu1 (<p-)
	柘榮	tʰyøŋ7 muo1 nœŋ5
	福安	taŋ7 mu1 (<p-) nœŋ5
	福鼎	tun7/touŋ7 muo1 (<p-) neŋ5 <sup>b</sup>
莆仙	莆田	tal pɔul
	仙遊	ta(p) <sup>c</sup> pɔul

<sup>a</sup> 根據郭啟熹 (2009: 122、160)，龍巖方言稱呼男人為「tiō1<sup>[334-11]</sup> paŋ6<sup>[52]</sup>」，此為「tiō1<sup>[334-11]</sup> pu1<sup>[334]</sup> laŋ5<sup>[11]</sup>」的合音詞；龍巖方言稱呼小男孩為「tiō1<sup>[334-11]</sup> pu1<sup>[334-11]</sup> gi<sup>[55]</sup> a」，亦以「tiō1 pu1」指稱男孩性別。

<sup>b</sup> 福鼎方言志 (2003) 記錄為「toun7 muo1」；秋谷裕幸 (2010) 記錄為「tun7 muo neŋ5」。

<sup>c</sup> 仙遊方言稱呼男性為「tap[2] pɔul[54]」，第一音節記錄為塞尾韻，連讀調值為低促調[2]。根據方言比較，第一音節的雙唇塞尾 (-p) 應是受到第二音節的雙唇聲母逆同化影響而增生，原來二字組「陰平+陰平」(54+54) 的連讀變調規則為「24+54」，第一音節因增生塞音尾而導致調值趨同為低促調[2]。

表二十三 指稱男性的語詞音讀類型

	閩南	閩東
1.	tal pɔl (廈泉漳) tal poul (潮) 【tsal pɔl (漳)】 <sup>a</sup> tal pɔul (莆仙)	
2.	tiðl pu1 laŋ5 (龍) tʰiam5 pou1 (漳平)	touŋ7 (<ɔuŋ) muo1 (<p-) (福馬鼎) tyŋ7 (<øŋ) muo1 (<p-) (清) təŋ7 mu1 (<p-) (寧) tʰyøŋ7 muo1 (<p-) nœŋ5 (柘) taŋ7 mu1 (<p-) nœŋ5 (安)

<sup>a</sup> 根據《廈英大辭典》，漳州音另有讀為「tsal pɔl」者，第一音節讀為塞擦音，可能是受到女性稱謂「tsal bo2」第一個詞素「類推」的影響。但多數方言點的第一音節都是讀為舌尖塞音 t-。

#### 4.1 第二音節的歷史音韻考定

第二音節的音讀對應關係較為單純，比較各地的音讀表現，如表二十四：聲調均屬陰平調；聲母方面，閩南各地皆讀為 p-，而閩東方言因具有特殊的聲母同化現象，導致原來 p-在連讀時變讀為雙唇鼻音 m-；韻母表現看似參差，其實具有相當嚴整的對應關係，本文認為該音節應聯繫為漢語詞「夫」。

表二十四 男性稱謂詞之第二音節的方言音讀對應關係

	廈泉漳	潮州/漳平	龍巖	莆仙	福馬清	寧德/福安	柘榮/福鼎
聲母	p	p	p	p	p (>m)	p (>m)	p (>m)
韻母	ɔ	ou	u <sup>a</sup>	ɔu	uo	u	uo
聲調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sup>a</sup> 根據龍巖的音讀規則（郭啟熹 2009），一般潮州韻讀-ou的「布誤夫兩」等字，龍巖均讀為-u，則「夫」相應讀為 pu1 是符合對應關係的。

「夫」的中古音屬幫母平聲虞韻，上古音為魚部；古幫母在閩語的規則音讀即為 p-，而幫母屬全清聲母，古清母平聲在閩語今讀為陰平調，聲母、聲調兩方面均為規則對應。需要詳細說明韻讀是否合於歷史音韻規則。中古虞韻在閩語的白讀層次至少可以分為三層（杜佳倫 2014），如表二十五：一是南朝江東層，閩南各地的韻讀對應關係為 ɔ-ou-u（章系字則讀為-u 或-ɿ），

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uo 或 u，莆仙相應的韻讀為-ɔu；二是晉代北方層，閩南、閩東主要都讀為-iu，唯寧德、福安在特定聲調條件下讀為鬆韻母 eu；三是上古層，中古虞韻字來自上古魚部、侯部，其中侯部與幽部同讀，閩南讀為-iau 或-iou，閩東相應讀為-ɛu 或-eu。閩語各地指稱男性之語詞的第二音節，一致符合中古虞韻的南朝江東層規則韻讀，該語詞聲、韻、調三方面均可嚴整地對應漢語詞「夫」在閩語的歷史音韻演變規則。

表二十五 閩語古虞韻的白讀層次對應表

中古虞韻	例詞	泉漳	澄海	漳平	龍巖	莆仙	福清	寧德 福安	柘榮 福鼎
南朝江東層	扶廚雨 /珠輸	ɔ/u 章系	ou/u 章系	ou/u 章系	u/ɿ 章系	ɔu	uo	u	uo
晉代北方層	鬚蛀樹	iu				iu	iu/eu	iu	
上古層 (幽侯部)	柱數 <sup>韻</sup> (周 <sup>均</sup> 勻)	iau	iou	iau	ieu	ɛu(eu)			

語義聯繫方面，根據《說文解字》著錄，如下引例(19)，「夫」本指成年男子，做為稱呼男性的詞素十分適切。

- (19)《說文解字》：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 4.2 第一音節的歷史音韻考定

第一音節的音讀表現較為複雜，如表二十六，閩東方言皆讀為鼻尾陽聲韻、陽去調；閩南方言少數方言點讀為鼻化韻或鼻尾韻，中心方言點及莆仙方言則讀為陰聲韻，聲調上讀為陰平調。

表二十六 男性稱謂詞之第一音節的方言音讀對應關係

	廈泉漳 潮莆仙	漳平	龍巖	福州/馬祖/ 福鼎	福清	寧德	柘榮	福安
聲母	t	t <sup>h</sup>	t	t	t	t	t <sup>h</sup>	t
韻母	a	iam	iō	ouŋ (<ɔuŋ)	yŋ (<øŋ)	ɔŋ	yøŋ	aŋ
聲調	陰平	陽平	陰平	陽去	陽去	陽去	陽去	陽去

從音讀對應關係看，閩東各地指稱男性語詞的第一音節應聯繫為漢語詞「丈」。「丈」的中古音屬澄母上聲養韻，上古音為定母陽部；中古澄母在閩語的規則音讀為 t-或 t<sup>h</sup>-，反映上古時期端知不分的音韻特點，而澄母屬全濁聲母，古全濁上聲在閩東方言今讀為陽去調，這樣看來，聲母、聲調兩方面均為規則對應。韻讀方面，如前所述，中古陽韻在閩語至少有三項白讀韻，各地韻讀層次對應如表二十七：一是南朝江東層，閩南讀為 ŋ-əŋ-ō，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ouŋ-ouŋ-ɔŋ-ɔuŋ；二是晉代北方層，閩南讀為 iũ-iō-iē-iŋ，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yoŋ-yøŋ-yŋ-ionŋ，其中福州在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 uoŋ；三是上古層，反映的是上古韻部同讀的歷史音韻特點，中古陽韻字來自上古陽部，閩南讀為 ā 或 iā，閩東相應的韻讀為 øyŋ-øŋ-œŋ。據此，閩東各地指稱男性之語詞的第一音節，福州、寧德、福鼎符合中古陽韻的南朝江東層規則韻讀，柘榮則讀為晉代北方層的規則韻讀。

表二十七 閩語古陽韻的白讀層次對應表

中古陽韻 白讀層次	例詞	泉州 莆仙	漳州	澄海	漳平	龍巖	
南朝江東層	長腸秧	ŋ	ŋ	əŋ	ŋ	ō	
晉代北方層	鯧唱象娘	iũ	iō	iē	iŋ	iō	
上古層(陽部)	相菖孃	ā/iā			—	—	
中古陽韻 白讀層次	例詞	福州	福清	寧德	柘榮	福安	福鼎
南朝江東層	長腸秧	ouŋ (ɔuŋ)	oŋ (ɔŋ)	ɔŋ	oŋ	ɔuŋ	ouŋ
晉代北方層	鯧唱象娘	uoŋ	yoŋ	yŋ	yøŋ	ioŋ	ioŋ
上古層(陽部)	相菖孃	øyŋ	øŋ	øyŋ	œŋ	—	—

需要特別說明閩東福清、福安的第一音節讀法：

- (1) 福清稱呼男性為「**tyŋ7 muo1**」，第一音節韻讀-**ŋ** 似乎不合於上述陽韻的一般規則韻讀。然而，比較閩東福清與閩南廈門的韻讀對應關係，如表二十八，福清方言的-**ŋ** 韻讀一般對應於廈門方言的-**iŋ** 韻讀，具有這類對應關係的例詞大多來自中古通攝三等韻（如：鐘、寵、宮……），楊秀芳（2016）進一步指出閩南廈門方言有若干中古宕攝三等韻例詞也讀為-**iŋ**，例如「晷<sub>~時</sub>」讀為「**hiŋ3**」、「掌<sub>~甲</sub>」讀為「**tsiŋ2**」、「框」讀為「**kʰiŋ1**」、「往<sub>~年</sub>」讀為「**iŋ2**」等，此乃反映「東陽合韻」的南方音韻特點；相應於此，閩東福清方言宕攝三等韻也有少數例詞讀為-**ŋ**，例如表穿著義的「上<sub>~衫</sub>」在連讀條件下讀為本韻「**syŋ**」，箇讀時則讀為變韻「**søŋ**」，不過閩東該韻讀多數已經被其他層次韻讀取代，僅保留於極少數音字脫節的口語詞彙中，據此，福清稱呼男性的第一音節 **tyŋ7** 亦符合「東陽合韻」的規則韻讀。<sup>13</sup>

表二十八 福清、廈門「**ŋ-iŋ**」韻讀對應表

	鐘	寵	宮	上 <sub>穿著</sub>
福清	<b>tsyŋ1</b>	<b>tʰyŋ2</b>	<b>kʷyŋ1</b>	<b>syŋ (søŋ7)</b>
廈門	<b>tsiŋ1</b>	<b>tʰiŋ2</b>	<b>kiŋ1</b>	<b>tsʰiŋ7</b>

- (2) 福安稱呼男性為「**taŋ7 mu1 noeŋ5**」，第一音節韻讀-**aŋ** 似乎也不合於陽韻的常見規則韻讀。然而，同屬陽韻有一核心數詞「兩」在閩東各地一致穩定讀為 **laŋ7** 或 **naŋ7**，由此可見中古陽韻在閩東除了常見的規則韻讀，應該另有-**aŋ** 韻讀，但其層次來源目前無法確定。然則閩東各地第一音節在聲、韻、調三方面確實均嚴整對應漢語詞「丈」的歷史音韻演變規則。

閩南龍巖、漳平等地第一音節讀為鼻化韻與鼻尾韻，也可以合理聯繫為漢語詞「丈」：

<sup>13</sup> 秋谷裕幸（2010）記錄福鼎稱呼男性第一音節為 **tuŋ**，可推論乃受到前述舌齒聲母條件下「-**ŋ**>-**uŋ**」影響而變讀，然則福鼎亦保有與福清相同歷史層次的韻讀。

- (1) 龍巖第一音節讀為「**tiō1**」，其聲母 **t**-合於「丈」的音讀規則，例如「箸樹茶重」等，則古澄母今讀為 **t**-屬規則音讀；韻母 **-iō** 合於古陽韻在龍巖的白讀韻，例如「娘張癢鯧箱香<sub>鹿</sub>-羊」等韻讀均為 **-iō**；聲調方面龍巖方言古全濁上聲語詞多數讀為陽上調，例如「婦 (**pu6**)、抱 (**pho6**)、件 (**kiuã6**)」，但也有部分語詞與古全濁去聲的白讀同歸陰平調，例如「舅 (**ku1**)、舐 (**sie1**)、腐<sub>豆</sub> (**hu1**)」，且指稱岳父的「丈翁老 (**tiō1 aŋ1 lo2**)」一詞第一音節同樣讀為陰平調，由此可歸納龍巖古全濁上聲有兩套今讀規則：一是歸讀陽上調，二是歸讀陰平調，此為不同層次系統表現。
- (2) 漳平指稱男性為「**tʰiam5 pou1**」，俗寫為「田夫」，但是從方言比較來看，本文認為第一音節本應讀為「**tʰiaŋ5**」：韻讀方面，**-iaŋ** 合於古陽韻在漳平的文讀層讀法，例如「良獎傷<sub>受</sub>-強鄉<sub>長</sub>」等韻讀均為 **-iaŋ**，舌根韻尾 (**-ŋ**) 乃受到第二音節唇音聲母的逆同化影響變讀為雙唇韻尾 (**-m**)，這類逆同化音變十分常見，例如閩南「新婦」的「新」在連讀環境下讀為 **sim1**；聲母方面，漳平有許多古全濁字今讀同時兼有送氣與不送氣兩讀，例如「塗群齊」等，則古澄母今讀為 **tʰ**-仍是規則音讀；聲調方面，漳平方言古全濁上聲語詞多數讀為陽上調，<sup>14</sup> 例如「厚 (**kau6**)、抱 (**pho6**)、近 (**kin6**)」，但也有部分語詞與古全濁去聲的白讀同歸陽平調，例如「範 (**pan5**)、腐<sub>豆</sub> (**hu5**)、似<sub>熟</sub> (**sai5**)」，由此可歸納漳平古全濁上聲也有兩套今讀規則：一是歸讀陽上調，二是歸讀陽平調，此亦為不同層次系統表現。據此，來自古全濁上聲的「丈」在龍巖方言讀為陰平調、在漳平方言讀為陽平調，皆合於規則讀法。

閩南中心方言點（廈門、泉州、漳州、潮州）以及莆仙方言第一音節讀

<sup>14</sup> 張振興（1992）將漳平方言[53]調稱為「陽去調」，但從該調類的例字來看，多數為古全濁上聲語詞，而來自古全濁去聲者則多屬文讀，其相對的白讀聲調乃歸讀[11]調（陽平調），例如「大」文讀為 **tai53**、白讀為 **tua11**，「共」文讀為 **kioŋ53**、白讀為 **kaŋ11**。因此，本文將漳平方言[53]調改稱為「陽上調」。

為陰聲韻「**ta1**」，聲調上讀為陰平調，這就不容易推究其語詞來源。我們設想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方案：

(甲) 對照龍巖、漳平等其他閩南方言點的第一音節仍保有陽聲韻的痕跡，極可能閩南中心方言點原來也使用「丈夫」一詞，根據上古陽部字在閩南有讀為-ã 的韻讀層次（參見表二十七），例如「相」讀為 **sã1**，則「丈夫」一詞在閩南可以規則讀為「**\*tã6 pɔ1**」。此方案推論該語詞第一音節歷經「**\*tã6 > ta1 > tsa1**」的一連串類推變異（analogy），如表二十九所示：A 階段為韻母丟失鼻化成素、聲調也類化為陰平調（即廈泉漳讀為 **ta1 pɔ1** 者），鼻音成分的丟失變化與「囡」做為小稱詞尾時發生「**kiã > kã > ã > a**」的變化過程相似，「囡」乃因做為語法詞綴而音讀弱化，「**\*tã6**」則是一方面其音讀已經與「丈」逐漸失去音字聯繫關係，另一方面這些方言點稱呼「公公」為 **ta1 kuã1**，稱呼「婆婆」為 **ta1 ke1**，其第一個音節皆為 **ta1**，共同形成稱謂詞的「類詞頭」，因而導致原本音讀便十分相近的「**\*tã6**」發生趨同類化。B 階段則是在男性稱謂詞第一音節詞頭化的基礎之上，漳州及台灣閩南語進一步將之類推讀同女性稱謂詞的第一音節「**tsa1**」，「**tsa1**」遂成為性別稱謂的特定詞頭。

表二十九 閩南中心方言點「丈夫」第一音節的語音變異過程

丈夫	→	A【去鼻化】 【改讀陰平】	→	B【改讀舌齒音】
		(廈、泉、漳)		(漳、台)
<b>*tã6 pɔ1</b>		<b>ta1 pɔ1</b>		<b>tsa1 pɔ1</b>

這裡「**\*tã6 > ta1 > tsa1**」的變異過程，並非語音系統的自然演變規律，而是受到方言內部構詞系統影響的類化變異，但啟動類化變異的重要基礎是原來「丈夫」的第一音節音讀為「**\*tã6**」，與公婆稱謂的第一音節「**ta1**」十分相近；<sup>15</sup>然則，「丈夫」的第一音節乃分別被公婆稱謂的詞頭「**ta1**」以及女性稱謂的詞頭「諸（**tsa1**）」所類推取代，嚴格來說已經不能算是漢語詞「丈」

<sup>15</sup> 至於女性稱謂詞「諸母（**tsa1 bɔ2**）」乃因為第一音節音讀 **tsa1** 與公婆稱謂詞第一音節 **ta1** 在聲母音讀上差異較大，因而未發生類化變異。

的同源詞了。不過，這項推論方案目前無法獲得實際語言證據支持。

(乙)閩南中心方言點第一音節的來源與龍巖、漳平及閩東方言完全沒有關係，其歷史來源設想有二：

1. 對照廈門、泉州、漳州、潮州稱呼女性為「諸母」，則其稱呼男性可能為平行構詞的「諸夫」。「諸」在閩語確實有-a的規則韻讀，上文已從早期的韻部音讀關係加以說明；而聲母今讀為 t-，則可能反映部分章系字上古時期與舌尖母字往來密切的關係，「諸」從「者」聲，確實有諸多聲符同為「者」的端知系字，例如「都賭豬箸」等；而「諸」字聲調今讀即為陰平調。然而，這項設想面臨的困難是：倘若「tsa1 bɔ2」與「ta1 pɔ1」的第一音節同來自漢語詞「諸」，為何兩者在聲母方面表現不一致？以閩南中心方言點來說，「諸母(tsa1 bɔ2)」與「諸娘(tsu1 niŋ5)」的第一音節在韻母方面表現不一致，應有文白分工的語用因素，根據吳守禮(1956)的分析：《荔鏡記》中「查厶」、「諸娘」兩語詞共存，但存在前俗後雅的差異，在使用情境上顯然前者的語品較差；這樣看來，前者讀為上古層白讀(tsa1)，後者讀為文讀(tsu1或tsɔ1)，乃具有文白分工的語言意義。相對於此，「諸母(tsa1 bɔ2)」與「諸夫(ta1 pɔ1)」皆屬指稱性別的口語詞，出現的文白場域大致相同，其第一音節為何讀為不同的聲母，著實不易解釋。此外，儘管上古漢語有一部分章系字與端知兩系往來密切，但閩語內部卻缺乏將古章系字讀為舌尖音的充足例證。
2. 對照廈門、泉州、漳州稱呼公婆的第一音節為「ta1」，如2.2節所述，該語詞若來自古閩越語的底層，則這些方言點稱呼男性的第一音節亦可能來自古閩越語的詞頭遺留。壯語今日若干方言有稱呼同輩或小輩青少年男性的詞頭 tak<sup>8</sup>- (張均如等 1999: 366)，都安壯語該詞頭音讀為 dak<sup>10</sup>- (李旭練 2011)，例如：

表三十 都安壯語詞頭  $dak^{10}$ -舉例

$dak^{10} nu:\eta^4$	$dak^{10} bei^4$	$dak^{10} \eta ei^6$	$dak^{10} na:n^6$	$dak^{10} tam^5$
[pre-弟]	[pre-哥]	[pre-二]	[pre-南]	[pre-矮]
弟弟	哥哥	二弟	阿南	矮個男孩

該詞頭乃源於表示「雄性牲畜」的實詞  $tak^8$  (蒙元耀 2010: 103-104), 例如:  $wai^2 tak^8$  (公牛)、 $ma^4 tak^8$  (公馬)、 $kuk^7 tak^8$  (公虎)、 $meu^2 tak^8$  (公貓);  $tak^8$  也經常作為雄性或男性的量詞, 例如:  $ha^3 tak^8 wai^2$  (五頭公牛)、 $\theta a:m^1 tak^8 ?baru^5$  (三個男孩); 由量詞再進一步虛化為稱呼年輕男性的詞頭  $tak^8$ 。閩南中心方言男性稱謂的第一音節「 $ta1$ 」可能來自同類古閩越語詞頭; 然而, 需要注意其音讀及語法功能的變異問題: (A) 音讀上, 壯語該詞頭在各地方言一致表現為塞音尾, 一般認為其與漢語詞「特 (\* $dək$ )」密切相關; 而閩南中心方言男性稱謂的詞頭「 $ta1$ 」卻是開尾韻, 且與公婆稱謂詞頭音讀完全一致。當然也有可能是該詞頭透過語言接觸進入閩南方言後, 音讀發生變化而失落塞尾, 但目前無法提出充分的音理解釋。(B) 語法功能上, 壯語該詞頭能產性極強, 可以搭配各類詞幹, 包括: 後接中性詞  $nu:\eta^4$  而指稱比自己小的年輕男性, 後接數詞而指稱比自己小的年輕男性排行, 後接年輕男性名字而做為稱呼, 後接性狀 (高矮胖瘦……) 而指稱具有這些特質的年輕男性; 相異於此, 閩南中心方言男性稱謂的詞頭「 $ta1$ 」只固著在「 $ta1$  夫」一詞, 而且不限於小輩年輕男性, 「 $ta1$  夫」乃泛指所有年齡的男性。當然也有可能該詞頭移借入閩南方言後, 逐漸失去原來活躍的語法功能, 只遺留下「 $ta1$  夫」一詞且詞義泛化指稱所有男性, 但目前缺乏足夠的語詞例證。

除了音讀及語法功能的變異問題, 這項設想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 在沒有其他語詞例證下, 非漢語的「 $ta1$ 」詞頭如何直接與漢語詞詞幹「夫 ( $p\alpha 1$ )」構成稱謂詞? 閩南方言另有指稱昆蟲動物的詞頭「 $t\alpha 7$ 」, 例如:  $t\alpha 7 kau^5$  (蟋蟀)、 $t\alpha 7 pe?4 a2$  (螻蛄)、 $t\alpha 7 tin^7$  (蜥蜴)、 $t\alpha 7 kun^2 a2$  (蚯蚓), 此密切相應於壯語表示「隻」的動物詞頭  $tu^2$ -, 都安壯語該詞頭音讀為  $du^2$ - (李旭練 2011), 例如:

表三十一 都安壯語詞頭 du<sup>2</sup>-舉例

du <sup>2</sup> bei <sup>6</sup>	du <sup>2</sup> hu <sup>1</sup>	du <sup>2</sup> kan <sup>1</sup>	du <sup>2</sup> kuk <sup>7</sup>
[pre-蜻蜓]	[pre-烏龜]	[pre-猴]	[pre-虎]
蜻蜓	烏龜	猴子	老虎

儘管閩南方言「ts7」詞頭同樣在音讀及語法功能上有所變異，但因留有較多相關語詞，可以充分論證閩南方言從底層語言移借該詞頭，並運用該詞頭進行活躍的構詞。而「ta1」詞頭未有其他構詞證據，很難論證閩南方言從底層語言移借該詞頭，並運用該詞頭與同樣指稱男性的漢語詞「夫 (pɔ1)」附加成詞。或者另外有一種可能是：「ta1 夫」的「ta1」並非詞頭，而是作為雄性或男性的名量詞，如前述壯語 θa:m<sup>1</sup> tak<sup>8</sup> ?ba:u<sup>5</sup> (三個男孩)，閩南中心方言可能本以「數詞+ ta1+夫」來指稱若干男性，逐漸發展為以「ta1 夫」來指稱男性。這涉及語言接觸的複雜機制，實在需要另外蒐集充足的壯侗語言歷史材料進行比對分析。

上述甲推論認為閩東、閩南一致承用古漢語「丈夫」一詞稱呼男性，但各地音讀演變情形不同，閩南中心方言則發生構詞上的類化變異，第一音節今讀為「ta1/tsa1」者已不能視為「丈」的同源語詞。乙推論則認為閩東使用「丈夫」一詞稱呼男性，龍巖、漳平等地亦然；閩南中心方言點則以「諸夫」或是直接前加非漢語詞頭或量詞的「ta1 夫」來稱呼男性。然而，這兩種推論方案都有其缺失，目前均未能獲得充分的論證，有待未來蒐集更豐富的材料以進行更周備的析究。

### 4.3 「丈夫」的語義發展

閩東方言以及龍巖、漳平等地乃使用漢語詞「丈夫」來指稱男性，古漢語文獻中以「丈夫」稱呼男性有相當充足的例證，如下引例(20)、(21)，「丈夫」即指成年男子；引例(22)《墨子》中「丈夫」與「婦人」對舉，指稱的即是從事耕稼農事的成年男性；引例(23)《史記》中「丈夫」一詞後加「子」字為複合詞，成為修飾成分，則此時的「丈夫」一詞可以泛稱所有的男性，再以後加成分區別所指的對象年齡。

(20) 《說文解字》：丈，十尺也。從又持十。

《段注》：周制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稱丈夫。

(21) 《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

(22) 《墨子·非樂》：使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績織之事。

(23)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與前述「諸母」的語義發展相似，如表三十二，「丈夫」由指稱成年男性轉為可以泛稱所有男性，該義位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減少了限定性義素〔成年〕，此即屬引申類型的詞義擴大；而用法上，「丈夫」也是由獨立的名詞轉為可以後加其他詞素而做為語詞中的修飾成分。

表三十二 「丈夫」的義素變化表

本義	引申
成年男子	所有男性
〔+成年〕	—
〔+男性〕	〔+男性〕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閩語指稱女性的語詞來自「諸母」或「諸孃」，該語詞原來做為親屬稱謂，乃稱呼「父親的妾室而且已經育有孩子的婦人」，後來歷經詞義擴大的變化過程，漢代以後用以稱呼一般婦女；相對於此，閩東方言指稱男性的語詞來自「丈夫」，古漢語文獻中本即用以指稱「成年男子」，並非由親屬稱謂變化而來；兩者在語詞來源上並未形成平行對應。以往學者為了顧及男女性別稱呼的平行對應，多以「諸母」相對於「諸父」，或以「諸婦」相對於「丈夫」；然而，如 2.1 節所論，探究同源語詞需要嚴格要求音義切合，古全濁上聲「父」、「婦」在歷史音韻規則上著實無法在閩語讀為「pɔ1/puo1」、「bɔ2/muo2」。而「諸母」與「丈夫」兩語詞雖來自不同的歷史源頭，但是「諸母」做為親屬稱謂乃屬漢代以前的用法，根據歷史文獻記錄，漢代以後「諸母」已用來泛稱已婚的一般婦女，甚至西晉時期做

為修飾成分而出現「諸母人」一詞；此緊密相應於「丈夫」用以指稱一般成年男子，並且在漢代亦可做為修飾成分而出現「丈夫子」一詞；也就是說，閩地接受「諸母」、「丈夫」兩語詞的歷史時期應該在漢代以後，此時兩語詞在語義用法上相當平衡，均用以指稱成年男女，且發展出做為修飾語的用法，進入閩地後再繼續發展，進而泛稱所有不分年齡的男女性別。

## 5. 結論

本文在先前學者豐富的討論基礎之上，改採方言比較的觀點與方法，再度討論閩語稱呼男女性別的語詞來源問題，我們擴大比較閩南、閩東各方言點指稱「女性」、「男性」的語詞音讀表現，從次方言的音讀對應關係，以及聯繫古漢語文獻的相關用法，提出以下幾點重要的結論：

1. 本文認為吳守禮（1956）所提出閩語男女性別稱呼可能來自漢語詞「諸母」、「丈夫」，極具啟發性，本文採用歷史比較的觀點與分析方法為之提出歷史音韻補證，尤其重視閩南、閩東方言的音韻比較以呈現嚴整或參差的音讀對當關係，從而論證閩南、閩東男女性別稱呼與「諸母」、「丈夫」之間的同源關係，以及閩南中心方言點的特殊變異。
2. 閩南、閩東指稱女性的語詞來源有兩種：「諸母」與「諸孃」。「諸母」一詞，藉由聯繫古文獻的相關用法，可以推究其語義經歷了由親屬稱謂到年老女性、再到一般女性的逐步泛化過程。而「諸孃」一詞雖不見於古漢語文獻，但透過嚴謹的歷史音義比較，以及著眼於方言之間的平行構詞關係，可以合理加以聯繫；閩東方言在「諸孃」基礎之上轉而出現「諸娘」一詞，此與閩南中心方言點較為文雅的「諸娘」一詞相應。
3. 閩東方言及龍巖、漳平指稱男性一致使用「丈夫」一詞，古漢語文獻提供了充足的語詞根據，其語義同樣經歷由指稱成年男性到所有男性的逐步泛化過程。然而，閩南中心方言點指稱男性一致使用「ta1 夫」一詞，關於「ta1」的來源，本文提出兩種解釋方案：一是閩南中心方

言在「丈夫 (\*ta6 pɔ1)」基礎上，第一音節發生構詞類推變異，分別被公婆稱謂的詞頭「ta1」以及女性稱呼的詞頭「諸 (tsa1)」所類推取代，嚴格來說已經不是漢語詞「丈」的同源詞。二是「ta1」來自古閩越語指稱年輕男性的詞頭或量詞遺留，但是構詞證據較為薄弱。這兩種方案都有其缺失，有待未來蒐集更豐富的材料以進行更周備的析究。

至於公婆稱謂的「ta1」詞頭，確實極可能來自古閩越語的底層影響，本文在篇幅限制、材料蒐集不足、分析比對困難的情況下，尚未能提出合理的論證。未來預計蒐集充足的壯侗語言材料，接著進行壯侗語言的方言比較、建立某歷史階段原始語言的音韻形式，再以該原始形式與閩南原始形式進行比對，然後藉由語言接觸的機制與演變方式，另文提出分析與討論。

## 引用文獻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Norman, Jerry and Tsu-lin Mei. 1976. 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 Some lexical evidence. *Monumenta Serica* 32: 274-301.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吳守禮. 1956. 〈查晡查某語源的試探〉。《閩台方言研究集(二)》 1-40。台北：南天書局。
- \_\_\_\_\_ . 1998. 〈謹向臺灣語言教育家請教〉。《閩台方言研究集(二)》 273-288。台北：南天書局。
- 李方桂. 1998. 《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 《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李旭練. 2011. 《都安壯語形態變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李新魁、林倫倫. 1992. 《潮汕方言詞考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杜佳倫. 2006. 《馬祖北竿方言音韻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14.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
- 周法高. 1961. 〈從「查晡」「查某」說到探究語源的方法〉。《大陸雜誌》23.7: 1-3。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林連通（主編）. 1993. 《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寒生. 2002. 《閩東方言詞彙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
- 林寶卿. 1992. 〈漳州方言詞彙〉。《方言》2: 151-160、3: 230-240。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柘榮縣志》（方言志部分）。北京：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2010.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3: 199-217。
- 張均如、梁敏、歐陽覺業、鄭貽青、李旭練、謝建猷. 1999. 《壯語方言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 《莆田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許成章. 1992. 《臺灣漢語辭典》。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 郭啟熹. 2009. 〈龍巖市方言志〉。收錄於《郭啟熹詩文選》116-171。武漢：中華詩詞出版社。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復華、何九盈. 1987. 《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_\_\_\_\_.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黃敬安. 1984. 《閩南話考證——史記例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楊秀芳. 2016. 〈論「穿著」義動詞「上」及其在閩語的反映〉。《臺大中文學報》54: 1-58。
- 董忠司. 1993. 〈早期臺灣語裡的非漢語成分初探〉。《新竹師院學報》7: 383-404。
-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5. 《寧德市志》(方言志部分)。福州：中華書局。
- 福安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9. 《福安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福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2003. 《福鼎縣志》。福州：海風出版社。
- 蔡俊明(編). 1976. 《潮語詞典》。台北：三民書局。
- 蒙元耀. 2010. 《壯漢語同源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蔣紹愚. 1989. 《古漢語詞匯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杜佳倫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raindoo@mail.nsysu.edu.tw

## The Chinese Cognates of Some Words for *Female* and *Male*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Min

Chia-lun TU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words for *female* and *male* in Southern Min and Eastern Min and differentiates the sound correspondences and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relevant words of Min and Ancient Chines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Chinese cognate of [tsa1 bɔ2] in Southern Min would be 諸母, which refers to *old women* in Ancient Chinese, with its parallel word 諸孃 used in Eastern Min; (2) the Chinese cognate of [təuŋ7 muo1] in Eastern Min would be 丈夫, which means *adult male* in Ancient Chinese; (3) the historical original of [ta1 pɔ1] in Southern Min would be 丈夫 as well, but the first syllable had been analogized to the prefix [ta1] of [ta1 kuã1] and [ta1 ke1], which means *husband's father and mother* in Southern Min. So that the first syllable [ta1], resulted from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Min and non-Chinese (such as Tai–Kadai languages), is strictly not cognate of 丈.

Key words: Min, female, male, cognate words, comparison among  
dialects